

# 卷十六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  
 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 卷十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家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賈零落金星滅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一曲歌舞人不回

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人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教君骨髓枯

雖然不見人頭落

雖然不見人頭落

這一首詩是當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

後來仿若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

姓呂名岩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

出七情六慾關頭打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4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卷五册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肝火如今頭目不清中膈有些阻滯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氣多月娘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疼心脹臍膊發麻肚腹往下墜着疼腰酸吃飲食無味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了西門慶道不瞞后溪說房下如今見懷臨月身孕因着氣喘不能運轉滯在胸膈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分付學生無不用心此去就奉過安胎理氣和中養榮蠲痛之劑來老夫人服過此第一膏要戒氣惱就厚味也少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把他這胎氣好生安一安任醫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榮衛不勞分付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下有些肚疼望乞有暖宮丸藥并見腸些任醫官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身走到前廳院內見許多教坊樂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道巡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侯石泉老先生在舍擺酒這任醫

官聽了越發駭然尊敬在前門揖讓上馬打了恭又打恭比尋常不同倍加敬重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使琴童騎馬討藥去李嬌兒孟玉樓眾人都在月娘房裡裝定菓盒搽抹銀器因說大娘你頭裡還要不出去怎麼他看了就知道你心中的病月娘道甚麼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可是他說的你是我婆婆無故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漢子疼我你只好看我一眼兒罷了他不討了他口裡話他怎麼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們攬掇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隨他死教他死去常言道一雞死一雞鳴新來鷄兒打鳴忒好聽我死了把他立起來也不亂也不嚷纔拔了蘿蔔地皮寬玉樓道大娘耶嚶耶嚶那有如此話俺每就替他賭個大誓這六姐不是我說他有些不知好歹行事要便勉強恰似咬羣出尖兒的一般一個大有口沒心的

千古格  
言不雅  
為金蓮  
解釋

丈夫怒  
勝言語  
出口便  
忘一到  
女子偏  
偏記得  
筆之所  
至何所  
不有

行貨子大娘休惱他可知錯惱了哩月娘道他是比你沒心他一團兒心  
機他怎的會悄悄聽人行動拿話兒譏諷人王樓道娘你是個當家人惡  
水缸兒不恁大量些卻怎樣見的常言一個君子待了十個小人你手放  
高此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  
漢子與他做主見着那大老婆且打靠後玉樓道哄那個哩如今像大娘  
心裡恁不好他爹敢往那屋裡去麼月娘道他怎的不去可是他說的他  
屋裡拿猪毛繩子套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  
喜歡那一個只喜歡那個誰敢攔他又說是浪了玉樓道罷麼大娘  
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納兒等我教他來與娘磕頭賠個不是趣着他  
大娘子在這里你們兩個笑開了罷你不然教他爹兩下里不作難就  
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裡去不怕你惱若不去他又不敢出來今日前

亦自有  
致

邊恁擺酒俺們都在這里定菓盒忙的了不得他到落得在屋裡躲得兒  
俺每也饒不過他大娘子我說的不是大娘子道姑娘也罷他三娘也  
說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教他姑夫也難兩下里都不好行  
走的月娘通一聲也不言語孟玉樓抽身就往前走月娘道孟三姐不要  
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我不來我可拿猪毛繩子套  
了他來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玉樓說  
五姐你怎的裝憨兒把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擺酒後邊恁忙亂你也進去  
走走兒怎的只顧使性兒起來剛纔如此這般俺每勸了他這一回你去  
到後邊把惡氣兒揣在懷裏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與他下個禮賠個不  
是兒罷你我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常言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  
六月寒你兩個已是見過話只顧使性兒到幾時人受一日氣佛受一爐

古語  
也

可憐  
雄失勢  
海不知

六○你○去○與○他○賠○個○不○是○兒○天○大○事○都○了○了○不○然○你○不○教○他○爹○兩○下○里○也○難○  
待○要○往○你○這○邊○來○他○又○惱○金○蓮○道○耶○嚙○耶○嚙○我○拿○甚○麼○比○他○可○是○他○說○的○  
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都○是○趁○來○的○露○水○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  
的○脚○指○頭○兒○也○比○不○的○兒○玉○樓○道○你○又○說○我○昨○日○不○說○的○一○棒○打○三○四○個○  
人○就○是○後○婚○老○婆○也○不○是○趁○將○來○的○當○初○也○有○個○三○媒○六○證○難○道○只○恁○就○  
跟○了○往○你○家○來○砍○一○枝○損○百○株○就○是○六○姐○惱○了○你○還○有○沒○惱○你○的○有○勢○休○  
要○使○盡○有○話○休○要○說○盡○凡○事○看○上○顧○下○留○些○兒○防○後○纔○好○不○管○螻○蟲○蛄○  
一○例○都○說○着○對○着○他○三○位○師○父○郁○大○姐○人○人○有○面○樹○樹○有○皮○俺○每○臉○上○就○  
沒○些○血○兒○他○今○日○也○覺○不○好○意○思○的○只○是○你○不○去○卻○怎○樣○兒○的○少○不○的○逐○  
日○昏○不○離○腮○還○在○一○處○兒○你○快○些○把○頭○梳○了○咱○兩○箇○一○答○兒○到○後○邊○去○那○  
潘○金○蓮○見○他○恁○般○說○彙○想○了○半○日○忍○氣○吞○聲○鏡○臺○前○拿○過○照○鏡○只○照○了○顧○

傷此四  
學東輝  
多少

王樓戲  
臉

雖誰語  
然道着  
金蓮定  
病

可憐  
雄失地  
不得  
違心狗

戴○上○髻○髻○穿○上○衣○裳○同○玉○樓○徑○到○後○邊○上○房○來○玉○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  
道○我○怎○的○走○了○去○就○牽○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還○不○過○來○與○你○們○  
你○娘○磕○頭○在○傍○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不○識○好○友○冲○撞○親○家○高○擡○貴○手○將○  
就○他○罷○饒○過○這○一○遭○兒○到○明○日○再○無○禮○犯○到○親○家○手○裏○隨○親○家○打○我○老○身○  
也○不○敢○說○了○那○潘○金○蓮○與○月○娘○磕○了○四○個○頭○跳○起○來○趕○着○玉○樓○打○道○汗○那○  
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連○眾○人○都○笑○了○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  
玉○樓○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你○好○臉○兒○就○抖○毛○兒○打○起○老○娘○來○了○大○  
奶○子○道○你○姐○妹○們○笑○團○恁○歡○喜○歡○喜○卻○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  
半○語○瞎○話○你○們○大○家○廝○擡○廝○敬○儘○讓○一○句○兒○就○罷○了○常○言○牡○丹○花○兒○雖○好○  
還○要○綠○葉○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個○好○說○他○金○蓮○道○娘○是○個○天○俺○每○是○  
箇○地○娘○容○了○俺○每○俺○每○骨○禿○奴○奴○着○心○裡○玉○樓○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的○

物者類  
然也

野陽賢  
不謂其  
能與乃  
容及市  
井之人  
甚矣錢  
神可畏  
而官家  
可笑也

兒你這回纔像老娘養的且休要說嘴俺每做了這一日活也該你來助  
助忙見這金蓮便向炕上與玉樓裝定菓盒不在話下琴童討將藥來西  
門慶看了藥帖就叫送進來與月娘玉樓月娘便問玉樓你也討藥來玉  
樓道還是前日那根兒下首裡只是有些怪疼我教他爹對任醫官說稍  
帶兩服丸子藥來我吃月娘道你還是前日空心掉了冷氣了那裡管下  
寒的是按下後邊却說前廳宋御史先到了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宋  
御史深謝其爐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奉送公祖猶恐見却豈  
敢云價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茶罷因說起地方民  
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畧可否而答之次問及有司官員西門慶道卑職  
只知本府胡正堂民望素著李知縣吏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說  
宋御史問道守備周秀曾與執事相交為人却也好不好西門慶道聞總

兵雖歷練老成還不如濟州荆都監青年武舉出身才勇兼備公祖倒看  
他看宋御史道莫不是都監荆忠執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  
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望乞公祖相盼一二宋御史道我也久聞  
他是個好將官又問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還有妻兄吳鎧見任本衙右  
所正千戶之職昨日委管修義倉例該陞指揮亦望公祖提拔實卑職之  
沾恩惠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類本之時不但加陞本等職級我  
還保舉他見任管事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荆都監并吳大舅履歷  
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吏收執分付到明日類本之時呈行我看  
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門慶又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不在話下  
正說話間前廳鼓樂响左右來報兩司老爺都到了慌的西門慶即出迎  
接到廳上敘禮這宋御史慢七纏走出花園角門衆官見禮畢數觀看正

中擺設大插卓一張，五老定勝方糖，高頂簇盤，甚是齊整。周圍卓席俱豐，勝心中大悅。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資誠爲不足。四泉看我分上罷了。」諸公也不消奉補。西門慶道：「豈有此理？」一面各分次序坐下。左右奉上茶來，衆官又一面差官邀去看看。等到午後，只見一疋報馬來到，說侯爺來了。這裡兩邊鼓樂一齊响起，衆官都出大門迎接。宋御史只在二門裡相候，不一時藍旗馬道過，盡侯巡撫穿大紅孔雀戴貂鼠暖耳，渾金帶，坐四人轎，直至門首下轎。衆官迎接進來，宋御史亦換了大紅金雲白牙，員領犀角帶相讓而入。到於大廳上，敘畢禮數，各官廷忝畢。然後是西門慶拜見侯巡撫。因前次擺酒，請六黃太尉認得西門慶，卽令官吏拿雙紅友生侯，淡單拜帖，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雙手接了，分付家人捧上去。一面參拜畢，寬衣上坐。衆官兩傍僉坐，宋御史居主位，奉畢。

茶壻下動起樂來，宋御史遞酒簪花，捧上尺頭，隨卽擡下卓席來，裝在盒內。差官吏送到公廳去了。然後上坐獻湯飯，割獻花猪，俱不必細說。光是教坊弔隊舞撮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纔是海鹽子弟上來磕頭，呈上關目揭帖。侯公分付搬演裴晉公還帶記，唱了一摺下來，又割錦纏羊，端的

花簇錦攢，吹彈歌舞，簫韶盈耳，金貂滿座，有詩爲証。

華堂非霧亦非烟，歌遏行雲酒滿筵，  
不但紅娥垂玉佩，果然綠髮插金蟬。

侯巡撫只坐到日西時分，酒過數巡，歌唱兩摺下來，令左右拿五兩銀子，分賞厨後茶酒樂工。腳下人等就穿衣起身，衆官俱送出大門，看着上轎而去。回來宋御史與衆官謝了西門慶，亦告辭而歸。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樂工散了。因見天色尚早，分休把卓席休動，一面使小廝請吳大舅并

温秀才應伯爵傳夥計甘夥計賁第傳陳敬濟來坐聽唱又拿下兩卓酒  
 餚打發子弟吃了等的人來教他唱四節記冬景韓熙載夜宴陶學士擡  
 出梅花來放在兩邊卓上掌梅飲酒先是三夥計來傍邊坐下不一時温  
 秀才也過來了吳大舅吳二舅應伯爵都來了應伯爵與西門慶唱喏前  
 日六出起甚過眾位嫂子又多謝重禮西門慶笑罵道賊天殺的狗林你打窗戶  
 眼兒內偷瞧的你娘們好伯爵道你休聽人胡說豈有此理我想來也沒  
 人指王經道就是你這賊狗骨禿兒乾淨來家就學舌我到明日把你這  
 小狗骨禿兒肉也咬了說畢吃了茶吳大舅要到後邊西門慶陪下來向  
 吳大舅如此這般說對宋大巡已替大舅說他看了揭帖交付書辦收了  
 我又與了書辦三兩銀子連荆大人的都放在一處他親口許下到明日  
 類本之時自有意思吳大舅聽了滿心歡喜連忙與西門慶唱喏多羅娜

却便作  
 金中

夫費心西門慶道我就說是我妻兄他說既是令親我已定見過分上于  
 是同到房中見了月娘月娘與他哥道萬福大舅向大娘子說道你往家  
 去罷了家裡没人如何只顧不去了大娘子道三姑娘留下教我過了初  
 三日去哩吳大舅道既是姑娘留你到初四日去便了說畢來到前邊同  
 眾坐下飲酒不一時下邊戲子鑼鼓响動搬演韓熙載夜宴郵亭佳遇正  
 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喬親家爹那里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西  
 門慶隨卽下席見喬通喬通道爹說昨日空過親家爹使我送那援納例  
 銀子來一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兩與吏房使用西門慶道我明日早  
 封過與胡大尹他就與了劄付來又與吏房銀子做甚麼你還帶回去一  
 面分付玳安拿酒飯點心管待喬通打發去了話休饒舌當日唱了郵亭  
 兩相有一更時分西門慶前邊人散了看收了家火就進入月娘房來大



姣子正坐的，見西門慶進來，連忙往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因向月娘說：我今日替你哥如此這般對宋巡按說，他許下除加陞一級，還教他見在管事，就是指揮僉事。我剛纔已對你哥說了，他好不喜歡，只在年終就題本月娘便道：沒的說他一個窮衙家官兒，那裡有二三百兩銀子使。西門慶道：誰問他要一百文錢兒？我就對宋御史說是我妻兄他親口既許下，無有個不做分上的。月娘道：隨你與他幹，我不管你。西門慶便問玉簫替你娘煎了藥，拿來我瞧着打發你娘吃了罷。月娘道：你去休管他，等我臨睡自家吃。那西門慶纔待往外走，被月娘又叫回來問道：你往那去？若是往前頭去，趁早兒不要去他頭裡，與我陪過不是了。只少你與他陪不是去哩。西門慶道：我不往他屋裡去。月娘道：你不往他屋裡去，往誰屋裡去？那前頭媳婦子跟前也省可去惹的。他昨日對着大姣子好不拿話兒，嗚呼。

金蓮之  
 陪禮為  
 此着也  
 偏不許  
 去大煞  
 風景

我說我縱容着你，要他啻你喜歡哩。你又恁沒廉恥的。西門慶道：你理那小淫婦兒怎的？月娘道：你只依我說，今日偏不要你往前邊去，也不要你在我這屋裡，你往下邊李嬌姐房裡睡去，隨你明日去不去，我就不管了。西門慶見恁說無法可處，只得往李嬌兒房裡歇了一夜。到次日臘月初一日早往衙門中，同何千戶發牌陞廳，画卯發放公文。一早晨纔來家，又打點禮物，猪酒并二十兩銀子，差玳安往東平府送胡府尹去。胡府尹收下禮物，即時封過，劄付來。西門慶在家請了陰陽徐先生，廳上擺設猪羊酒菓，燒紙還願，心畢，打發徐先生去了。因見玳安到了，看了回帖，劄付上面用着許多印信，填寫喬洪本府義官名目，一面使玳安送兩盒胙肉，與喬大戶家，就請喬大戶來吃酒，與他劄付瞧，又分送與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謝希大，并眾夥計，每人都是一盒，不在話下。一面又發帖兒，初三日

想月娘亦  
有此妙  
想

想見西  
門慶言  
種虛心  
月娘一  
番臉  
如回如  
昭

虛轉前  
替一語  
作結

請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何千戶范千戶吳大舅喬大戶王  
三官兒共十位客叫一起襍耍樂工四個唱的那日孟玉樓攢了帳通與  
西門慶就交代與金蓮管理他不管了因來問月娘道大娘你昨日吃了  
藥兒可好些月娘道怪不的人說恠浪肉平白教人家漢子捏了捏手今  
日好了頭也不疼心口也不發脹了玉樓笑道大娘你原來只少他一捏  
兒連大娘子也笑了西門慶拿了攢的帳來又問月娘月娘道該那個管  
你交與那個就是了來問我怎的誰肯讓的誰這西門慶方打帳兌三十  
兩銀子三十吊錢交與金蓮管理不在話下良久喬大戶到了西門慶陪  
他廳上坐的如此這般拿胡府尹劄付與他看看見上寫義官喬洪名字  
援例上納白米三十石以濟邊餉滿心歡喜連忙向西門慶打恭致謝多  
累親家費心容當叩謝因叫喬通好生送到家去又說明日若親家見招

在下有此冠帶就敢來陪西門慶道初三日親家好友早些下降一面吃  
茶畢分付琴童西廂書房裡放卓兒親家請那裡坐還暖些回到書房纔  
坐下只見應伯爵到了歛了幾分人情交與西門慶說此是列位奉賀哥  
的分資西門慶接了看頭一位就是吳道官其次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  
孫寡嘴常時節白賚光李智黃四杜三哥共十分人情西門慶道我這邊  
還有吳二舅沈姨夫門外任醫官花大哥并三個夥計溫葵軒也有二十  
多人就在初四日請罷一面令左右收進人情去使琴童兒拿馬請你吳  
大舅來陪你喬親家爹坐因問溫師父在家不在來安兒道溫師父不在  
家望朋友去了不一時吳大舅來到連陳敬濟五人共坐把酒來斟卓上  
擺列許多下飯飲酒中間西門慶因向吳大舅說喬親家恭喜的事今日  
已領下劄付來了容日我這裡備禮寫文軸咱每從府中迎賀迎賀喬大

戶道惶恐甚大職役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忽有本縣衙差人送曆日來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門慶拿回帖賞賜打發來人去了應伯爵道新曆日俺每不會見哩西門慶把五十本拆開與喬大戶吳大舅伯爵三人分了伯爵看了看開年改了重和元年該閏正月不說當日席間猜枚行令飲酒至晚喬大戶先告家去西門慶陪吳大舅伯爵坐到起更時分方散分付伴當早伺候備馬邀你何老爹到我這裡起身同往郊外送侯爺留下四名排軍與來安春鴻兩個跟大娘轎往夏家去說畢就歸金蓮房中來那婦人未等他進房就先摘了冠兒亂挽烏雲花容不整朱粉懶施渾衣兒搵在床上房內燈兒也不點靜悄悄的西門慶進來便叫春梅不應只見婦人睡在床上叫着只不做聲西門慶便坐在床上問道恁油嘴你恁的恁個腔兒也不答應被西門慶用手拉起他來說道你如何悻悻的那

賤  
不  
差

婦人便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把臉扭着止不住紛紛香腮上滾下淚來那西門慶就是鐵石人也把心腸軟了連忙一隻手樓着他脖子說恁油嘴好好兒的平白你兩個合甚麼氣那婦人半日方回說道誰和他合氣來他平白尋起個不是對着人罵我是攔漢精趁漢精趁了你來了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誰教你又到我這屋裡做甚麼你守着他去就是了省的我把攔着你說你來家只在我這房裡纏早是肉身聽着你這幾夜只在我這屋裡睡來白眉赤眼兒的嚼舌根一件皮襖也說我不問他擅自就問漢子討了我使的奴才了頭莫不往你屋裡與你磕頭去爲這小肉兒罵了那賊賤淫婦也說不管偏有那些聲氣的你個男子漢若是有主張一拳柱定那裡有這些閒言帳語恁不的俺每自輕自賤常言道賤裡買來賤裡賣容易得來容易捨越將你家來與你家做小老婆不氣

青樓伴  
件都是  
然又不  
得不然  
丈夫處  
此太費  
調停欲  
娶妾者  
看樣

長你看昨日生怕氣了他在屋裡守着的是誰請太醫的是誰在跟前攬  
撥侍奉的是誰苦惱俺每這陰山背後就死在這屋裡也沒個人兒來  
問這個就是出那人的心來了還教我含着眼淚兒走到後邊與他賠不  
是說着那桃花臉上止不住又滾下珍珠兒倒在西門慶懷裡嗚嗚咽咽  
哭的掉鼻涕彈眼淚西門慶一面樓抱着勸道罷麼我的兒我連日心中  
有事你兩家各省一句兒就罷了你教我說誰的是昨日要來看你他說  
我來與你賠不是不放我來我往李嬌兒睡了一夜雖然我和人睡一片  
心只想着你婦人道罷麼我也見出你那心來了一味在我面上虛情假  
意倒老還疼你那正經夫妻他如今替你懷着孩子俺每一根草兒拿甚  
麼比他被西門慶樓過脖子來親了個嘴道見小油嘴休要胡說只見秋  
菊拿進茶來西門慶便道賊奴才好乾淨兒如何教他拿茶因問春梅怎

娘兒一  
派其着  
傳授

的不見婦人道你還問春梅哩他餓的只有一口遊氣兒那屋裡倘着不  
是帶今日三四日沒吃點湯水兒了一心只要尋死在那裡說他大娘對  
着人罵了他奴才氣生氣死整哭了三四日了這西門慶听了說道真個  
婦人道莫不我哄你不成你瞧去不是這西門慶慌過這屋裡只見春  
梅容粧不整雲鬢歪斜睡在炕上西門慶叫道恠小油嘴你怎的不起來  
叫着他只不做聲推睡被西門慶叉開抱將起來那春梅從酪子裡伸腰  
一個鯉魚打挺險些兒沒把西門慶掃了一交早是抱的牢有護炕倚在  
不倒春梅道達達放開了手你又來理論俺每這奴才做甚麼也玷辱了  
你這兩隻手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大娘說了你兩句兒罷了只顧使起  
性兒來了說你這兩日沒吃飯春梅道吃飯不吃饭你管他怎的左右是  
奴才貨兒死便隨他死了罷我做奴才也沒幹壞甚麼事並沒教主子

這等罵我，嗔俺娘，不啻我莫不爲賸淫婦打我五板兒。等到明日，韓道國老婆不來便罷。若來，你看我指着他一頓好罵。原來送了這賸淫婦來，就是個禍根。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誰曉的爲他合起氣來。春梅道：他若肯放和氣些，我好罵他。他小量人家，西門慶道：我來這裡，你还不倒鍾茶兒。我吃那奴才手不乾淨，我不吃。他倒的茶，春梅道：死了王屠連毛吃猪。我如今走也走不動，在這裡還教我倒甚麼茶。西門慶道：恹小油嘴兒，誰教你不吃些甚麼兒。因說道：咱每往那迷屋裡去，我也還沒吃飯哩。教秋菊後迷取菜兒，篩酒烤菓餠餅兒，炊鮮湯。咱每吃，于是不露分訴，拉着春梅手到婦人房內，分付秋菊拿盒子後迷取吃飯的菜兒去。不一時，拿了一方拿菜蔬來。西門慶分付春梅把肉鮮拆上幾絲，雞肉加上。

罵我一句兒打我一下兒，做甚麼爲這合遍街搗遍巷的賊賸婦，教大娘這等罵我，嗔俺娘，不啻我莫不爲賸淫婦打我五板兒。等到明日，韓道國老婆不來便罷。若來，你看我指着他一頓好罵。原來送了這賸淫婦來，就是個禍根。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誰曉的爲他合起氣來。春梅道：他若肯放和氣些，我好罵他。他小量人家，西門慶道：我來這裡，你还不倒鍾茶兒。我吃那奴才手不乾淨，我不吃。他倒的茶，春梅道：死了王屠連毛吃猪。我如今走也走不動，在這裡還教我倒甚麼茶。西門慶道：恹小油嘴兒，誰教你不吃些甚麼兒。因說道：咱每往那迷屋裡去，我也還沒吃飯哩。教秋菊後迷取菜兒，篩酒烤菓餠餅兒，炊鮮湯。咱每吃，于是不露分訴，拉着春梅手到婦人房內，分付秋菊拿盒子後迷取吃飯的菜兒去。不一時，拿了一方拿菜蔬來。西門慶分付春梅把肉鮮拆上幾絲，雞肉加上。

酸笋韭菜和成一大碗香噴噴餛飩湯來，放下卓兒，擺上一向盛飯來，又烤了一盒菓餠餅兒。西門慶和金蓮並肩而坐，春梅在傍陪着同吃。三個你一盃我一盃，吃到一更方睡。到次日，西門慶起早約會何千戶來到，吃了頭腦酒起身，同往郊外送侯進撫去了。吳月娘先送禮往裏指揮家去，然後打扮坐大轎，排軍喝道來。安春鴻眼隨來吃酒，看他娘子兒不在話下。且說玳安王經看家將到，晌午時分，只見縣前賣茶的王媽媽領着何九家大門首尋問玳安。老爹在家不在家。玳安道：何老人家，王奶奶稀罕今日那陣風兒，吹你老人家來這裡走走。王婆子道：沒句當，怎好來。楚門戶今日不因老九爲他兄弟的事，要央煩你老爹老身，還不敢來。玳安道：老爺今日與侯爺送行去了，俺大娘也不在家，你老人家站站等我進去對五娘說聲，進入不多時出來說道：俺五娘請你老人家進去哩。王婆

一角整

道我敢進去你引我兒只怕有狗那玳安引他進入花園金蓮房門首掀開簾子王婆進去見婦人家常戴着卧兔兒穿着一身錦段衣裳捺抹的粉粧玉琢正在炕上脚登着爐臺兒坐的進去不免下礼慌的婦人答礼說道老王免了罷那婆子見畢礼坐在炕邊頭婦人便問怎的一向不見你王婆子道老身心中常想着娘子只是不敢來親近問添了哥哥不曾婦人道有倒好了小產過兩遍白不存問你兒子有丫親事未王婆道还不曾與他尋他跟客人淮上來家這一年多家中積遭了些買賣騙兒胡乱磨些麵兒賣來度日因問老爹不在家了婦人道他今日往門外與阮校官送行去了他大娘也不在家有甚話說王婆道何老九有椿事央及老身來對老爹說他兄弟何十吃賊攀不見拿在提刑院老爹手裡問攀他是窩主本等與他无干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豁分豁賊若指攀只不

又應出何九

准他就是了何十出來到明日買禮來重謝老爹有個說帖兒在此一面迺與婦人婦人看了說道你留下等你老爹來家我與他瞧婆子道老九在前邊伺候着哩明日教他來討話罷婦人一面叫秋菊看茶來湏臾秋菊拿了一盞茶來與王婆吃了那婆子坐着說道娘子你這般受福勾了婦人道甚麼勾了不惹氣便好成日歐氣不了在這里婆子道我的奶奶你飯來張口水來濕手這等插金戴銀呼奴使婢又惹甚麼氣婦人道常言說得好三窩兩塊大婦小妻一個碗內兩張匙不是湯着就抹着如何沒些氣兒婆子道好奶奶你比那個不聰明趁着老爹這等好時月你受用到那里是那裏說道我明日使他來討話罷於是拜辭起身婦人道老主你多坐回去不是那婆子道難為老九只顧等我不坐罷改日再來看你那婦人也不留他留兒就放出他來了到了門首又叮嚀玳安玳安道

你在人家去。我知道等俺爹來家。我就稟何九道安哥。我明日早來討話罷。于是和王婆一路去了。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西門慶到金蓮房。看了帖子。交付與答應的收着。明日到衙門中稟我。一面又令陳敬濟發初四日請人帖兒。瞞着春梅。又使琴童兒送了一兩銀子。并一盒點心。到韓道國家。對着他說。是與申二姐的。教他休惱。那王六兒笑嘻嘻接了。說他不敢惱。多上覆爹娘。沖撞他春梅姑娘。俱不在言表。至晚月娘來家。先拜見大妗子衆人。然後見西門慶。道了萬福。就告訴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去好不喜歡。今日也有許多親隣堂客。原來夏大人有書來了。也有與你的書。明日送來與你。也只在這初六七起身。搬取家小上京。說了又說。好歹責四送他家。到京就回來。責四的那孩子長兒。今日與我磕頭。好不出跳的好個身段兒。嘆道。他傍邊捧着茶。把眼只顧偷瞧我。

慧心人  
面前帶  
批話原  
說不得

也忘了。他倒是夏大人娘子。叫他改換的名字。叫做瑞雲。過來與你西門。切切磕頭。他總放下茶托兒。與我磕了四個頭。我與了他兩枝金花兒。夏大人娘子。好不喜歡。擡舉他。也不把他當房裡人。只做親兒女一般。看他西門慶道。還是這孩子有福。若是別人家手裡。怎麼容得不罵奴才少椒末兒。又肯擡舉他。被月娘瞧了一眼。說道。磬說嘴的貨。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姐兒了。西門慶笑了。說道。他借了責四押家小去。我線舖子教誰看。月娘道。關兩日也罷了。西門慶道。關兩日。阻了買賣。近年近節。綉緞絨線。正快。如何關閉了舖子。到明日再處說。且月娘進裡間。脫衣裳。擡頭走到那邊房內。和大妗子坐的家中。大小都來參見。磕頭。是日西門慶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一夜。早往衙門中去了。只見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與了玳安一兩銀子。玳安道。昨日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日到衙門中。敢就開

近來刑  
獄大抵  
如此

出你兄弟來了。你往衙門首伺候。何九聽言，滿心歡喜，一直走到衙門前，去了西門慶到衙門中坐廳，提出強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大板，把何十開出來放了。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強盜曾在他寺內宿了一夜。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脫枝，柳樹上報有詩為証。

宋朝氣運已將終

執掌提刑甚不公

畢竟難逃天下眼

那堪激濁與揚清

那日西門慶家中叫了四個唱的，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齊香兒。日頭晌午就來了，都到月娘房內，與月娘大妗子衆人磕頭。月娘擺茶與他們吃了，正彈着樂器，唱曲兒與衆人聽。忽見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進房來，四箇唱的都放了樂器，笑嘻嘻向前與西門慶磕頭坐下。月娘便問你怎的衙門中這咱纔來。西門慶告訴今日問理好幾樁事情，因望着金蓮說。

調着敬  
濟便言  
之激烈  
乃尔  
月娘詞  
氣侃侃

昨日王媽媽來說何九那兄弟今日我已開除來放了。那兩名強盜還攀扯他，教我每人打了二十夾，了一夾拿了門外寺裡一個和尚頂缺，明做文書送過東平府去。又是一起奸情事，是丈母養女婿的，那女婿不上二十多歲，名喚宋得原，與這家是養老不歸，完女婿落後親丈母死了，娶了一個後丈母周氏，不上一一年把丈人死了。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與這女婿暗暗通姦，後因為責使女被使女傳於兩隣，總首告官。今日取了供招，都一日送過去了。這一到東平府，姦妻之母係總麻之親，兩箇都是絞罪。潘金蓮道：要着我把學舌的奴才打的爛糟的，問他個死罪也不多。你穿青衣抱黑柱，一句話就把主子弄了。西門慶道：也吃我把那奴才梭了幾撥子好的，為你這奴才一時小節不完喪了兩個人性命。月娘道：大不正則小不敬，毋狗不掉尾，公狗不上身，大凡還是女人心邪，若是那正氣的誰



足寒金  
蓮之胆

敢犯他四個唱的都笑道娘說的就是就是俺裡邊唱的接了孤老的朋友還使不的休說外頭人家說畢擺飯與西門慶吃了忽聽前廳鼓樂响荆都監來了西門慶連忙冠帶出迎接至廳上叙禮分賓主坐下茶罷如此這般告說宋巡按收了說帖已慨然許下執事恭喜必然在通荆都監聽了又下坐作揖致謝老翁費心提携之力銘刻難忘西門慶又說起周老總兵生亦薦言一二宋公必有主意談話間忽報劉薛二公公到鼓樂迎接進來西門慶相讓入廳叙禮二內相皆穿青縑絨蟒衣寶石縑環正中間坐下次後周守備到了一處叙話荆都監又向周守備說四泉厚情昨日宋公在尊府擺酒曾稱頌公之才猷宋公已留神於中高轉在郎周守備亦欠身致謝不盡落後張團練何千戶王三官范千戶吳大舅喬大戶陸續都到了喬大戶冠帶青衣更有仇勢四個伴當跟隨進門見畢諸公與西門慶

拜了四拜衆人問其恭喜之事西門慶道舍親家在本府接例新受恩榮義官之職周守備道四泉令親吾輩亦當奉賀喬大戶道蒙列位老爹盛情豈敢動勞說畢各分次序坐下迤迤了一道茶然後迤迤酒上坐錦屏前玳筵羅列畫堂內寶玩爭輝皆前動一派笙歌席上堆滿盤異菓良久迤迤酒安席畢各歸席坐下王三官再三不肯上來坐西門慶道尋常罷了今日在舍權借一日陪諸公上坐王三官必不得已左邊垂首坐了須臾上罷湯飯下邊教坊撮弄雜耍百戲上來良久纔是四個唱的拿着銀箏玉板放嬌聲當筵彈唱正是

舞裙歌板逐時新  
儉如良藥可醫貧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

當日劉內相坐首席也賞了許多銀子飲酒爲歡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

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四個唱的都在月娘房內彈唱。月娘留下吳銀兒過夜，打發三個唱的去。臨去見西門慶在廳上拜見，拜見西門慶分付鄭愛月兒：你明日就拉了李桂姐，兩個還來唱一日。鄭愛月兒就知今日有主三官兒不叫李桂姐來唱，笑道：爹你兵馬司倒了墻賊走了，又問明日請誰吃酒？西門慶道：都是親朋。鄭月兒道：有應二那花子我不來，我不要見那醜冤家怪物。西門慶道：明日沒有他，愛月兒道：沒有他纔好。若有那怪儂刀子的，俺們不來說畢，磕了頭丟了。西門慶看着收了家火，回到李瓶兒那邊，和如意兒睡了一宿。曉景題過次日，早往衙門送問。那兩起人犯過東平府去，回來家中擺酒請吳道官、吳二舅、花大舅、浣姨夫、韓姨夫、任醫官、溫秀才、應伯爵，并會衆人、李智黃四、杜三哥，并家中三箇夥計、十二張桌兒。席中止是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三個粉頭進酒。李銘、吳惠

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進酒中間，忽平安兒來報雲：二叔新襲了職，來拜爹送禮來。西門慶听言，忙道：有請。只見雲理守穿着青紵絲補服，員領冠冕，着腰繫金帶，後面伴當擡着禮物。先遞上揭帖，與西門慶觀看。上寫：新襲職山東清河右衛指揮同知門下生雲理守頓首百拜。謹具土儀貂鼠十個、海魚一尾、蝦米一包、臘鵝四隻、臘鴨十隻、油紙簾二架、少申芹敬。西門慶即令左右收了，連忙致謝。雲理守道：在下昨日纔來家，今日特來拜老爹。于是四雙八拜，說道：家老爹莫大之恩，些少土儀表意而已。然後又與衆人叙禮拜見。西門慶見他居官，就待他不同。安他與吳二舅一桌坐了，連忙安鍾筋，下湯飯。脚下人俱打發攢盤酒肉。因問起發喪替職之事，這雲理守一一數言。蒙兵部余爺憐先兄在鎮病亡，祖職不動，還與了個本衛見任僉書。西門慶歡喜道：恭喜。喜容日已定來賀。當日衆人席

上每位奉陪一杯。又令三個唱的奉酒。湏臾把雲理守灌的醉了。那應伯爵在席上如綿兒提的一般起來坐下。又與李桂姐鄭月兒彼此互相戲罵不絕。當日酒筵笑聲花攢錦簇。觥籌交錯。耍頑至二更時分。方纔席散。打發三個唱的去了。西門慶歸上房宿歇。到次日起來遲。正在上房擺粥。吃了穿衣要拜雲理守。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在前邊請爹說話。西門慶就知爲夏龍溪送家小之事。一面出來。所上只見賁四向袖中取出夏指揮書來呈上。說道。夏老爹要教小人送家小往京裡去。小人稟問老爹去不去。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無非是叙其闊別。謝早晚看雇家下。又借賁四携送家小之事。因說道。他既央你。你怎的不去。因問幾時起身。賁四道。今早他大官兒叫了小人去。分付初六日家小准起身。小人也得半月纔回來。說畢。把獅子街舖內鑰匙交與西門慶。西門慶道。你去我教你吳

圖童較  
近時未  
冠者看  
灑守

二舅來替你開兩日罷。那賁四方纔拜辭出門。往家中收拾行裝去了。西門慶就冠冕着出門。拜雲指揮去了。那日大娘子家去。叫下轎子。門首伺候。也是合當有事。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飯送出門首。上轎只見畫童兒小廝躲在門傍大哭不止。那平安兒只催扯他那小廝。越扯越哭起來。被月娘等所見。送出大娘子去了。便問平安兒。賊囚你平白扯他怎的。惹的他恁怪哭。平安道。溫師父那邊叫扯他白不去。只是罵小的。月娘道。你教他好好去罷。因問道。小廝你師父那邊叫去。就是了。怎的哭起來。那畫童喚平安道。又不關你事。我不去罷了。你扯我怎的。月娘道。你因何不去。那小廝又不言語。金蓮道。這賊小囚兒。就是個肉佞賊。你大娘問你怎的。不言語。被平安向前打了一個嘴巴。那小廝越發大哭了。月娘道。怪因根子。你平白打他。怎的。你好好教他說。怎的不去。正問着。只見玳安騎

了馬進來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玳安道被雲二叔留住吃酒哩使我送衣裳來了要帶毡巾去看見畫童兒哭便問小大官兒怎的号陶痛也是的  
平安道對過温師父叫他不去反哭罵起我來了玳安道我的哥哥温師  
父叫你仔細有名的温屁股他一日沒屁股也成不的你每常怎麼挨他  
的今日又躲起來了月娘罵道怪囚根子怎麼温屁股玳安道娘只問他  
就是那潘金道得不的風兒就是兩兒一面叫過畫童兒來只雇問他小  
奴才你寔說他叫你做甚麼你不說看我教你大娘打你逼問那小厮急  
了說道他只要哄着小的把他那行貨子放在小的屁股裡弄的脹脹的  
疼起來我說你还不快拔出來他又不肯拔只雇來回動教小的扯出來  
跑過來他又來叫小的月娘听了便喝道怪賊小奴才兒还不與我過一  
邊去也有這六姐只管審問他說的碎死了我不知道還當是好話兒則

着耳朵兒聽他這蠻子也是個不上蘆葦的行貨子人家小厮與你使却  
背地幹這個營生金蓮道大娘那個上蘆葦的肯幹這營生冷舖睡的花  
子纔這般所爲孟玉樓道這蠻子他有老婆怎生這等沒廉耻金蓮道他  
來了這一向俺門就沒見他老婆怎生樣兒平安道娘每會勝也不看見  
他他但往那里去就鎖了門住了這半年我只見他坐轎子往娘家去了  
一遭沒到晚就來家了往常幾時出個門兒來只好晚交門首倒橋子走  
走兒罷了金蓮道他那老婆也是個不長俊的行貨子嫁了他怕不的也  
沒見個天日兒敢每日只在屋裡坐天牢哩說了回月娘同衆人回後邊  
去了西門慶約莫日落時分來家到上房坐下月娘問道雲夥計留你坐  
來西門慶道他在家兒我去旋放桌兒留我坐打開一罈酒和我吃如今  
衛中荆南崗陞了他就挨着掌印明日連他和喬親家就是兩分賀禮衆

不蘇他  
不吃驚

同僚都說不要與他挂軸子，少不得教溫葵軒做兩篇文章，買軸子寫月娘道，還纏甚麼溫葵軒、烏葵軒哩。平白安扎恁樣行貨子，沒廉耻傳出去，教人家知道，把醜來出盡了。西門慶聽言，說了一跳，便問怎麼的。月娘道：「你別要來問我，你問你家小廝去。」西門慶道：「是那箇小廝？」金蓮道：「情知是誰，畫童賊小奴才，俺去送大妗子去。」他正在門首哭，如此這般。溫蠻子弄他來，西門慶聽了，還有些不信，便道：「你教那小奴才來等我問他。」一面使玳安兒前邊把畫童兒叫到上房跪下。西門慶要拿梭子梭他，便道：「賊奴才，你寔說他叫你做甚麼？」畫童兒道：「他叫小的要灌醉了小的，幹那小營生兒。今日小的害疼躲出來了，不敢去，他只顧使平安叫，又打小的，教娘出來看見了，他常時問爹家中各娘房裡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爹家中擺酒，他又教唆小的偷銀器家火與他，又某日他望倪師父去拿爹的書。」

外冠裳  
而內穿  
偷者不  
止溫秀  
才一個

一個疑  
團到此  
結出有  
意無意  
之中何  
等令情

稿兒與倪師、瞧倪師父，又與夏老爺。瞧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便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把他當個人看，誰知他人皮包狗骨東西，要他何用？」一面喝令畫童兒起去，分付再不消過那邊去了。那畫童磕了頭起來，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向月娘道：「惟道前日翟親家說我機事不密，則害成我，想來沒人，原來是他把我的事透泄與人，我怎的曉得這樣狗骨禿東西？」平白養在家做甚麼？月娘道：「你和誰說你家又沒孩子，上學乎？」白招攬個人在家養活，只為寫禮帖兒，饒養活着，他還教他弄乾坤兒。西門慶道：「不消說了，明日教他走道兒，就是了一面叫將平安來分付。」對過對他說家老爹要房子堆貨，教溫師父轉尋兒便了。等他來見我，你在門首，只回我不在家，那平安兒應諾去了。西門慶告月娘說：「今日賣四來，辭我初六日起身，與夏龍溪送家小，往東京去。我想來線舖子没人，倒。」

好教二舅來替他開兩日兒好不好。隨你叫他去。我不管你省的人。又說照顧了我的兄弟。西門慶不聽。于是使棋童兒請你二舅來。不一時請吳二舅到在前廳。陪他吃酒坐的。把鑰匙交付與他。明日同來。昭早往獅子街開舖子去。不在話下。却說溫秀才見畫童兒一夜不過來。睡心中省恐。到次日。平安走來說家老爹多上覆溫師父。早晚要這房子堆貨。教師父別尋房兒罷。這溫秀才聽了。大驚失色。就知畫童兒有甚話說。穿了衣巾。要見西門慶說話。平安道。俺爹往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哩。比及來。這溫秀才又衣巾過來伺候。具了一篇長柬。遞與琴童兒。琴童兒不敢接。說道。俺爹纔從衙門中回家。辛苦後邊歇去了。俺每不敢稟。這溫秀才就知踈遠。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還搬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

靡不有初鮮克終

交情似水淡長濃

自古人無千日好

果然花無摘下紅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帶水戰情郎

望江南

梅共雪。鸞闈新妝。月底素華同弄色。風前輕片半含香。不比柳花狂。雙雀影。堪比雪衣娘。六出光中曾結伴。百花頭上解尋芳。爭似兩鴛鴦。

話說溫秀才求見西門慶不得。自知慚愧。隨移家小。搬過舊家去了。西門慶收拾書院。做了客坐。不在話下。一日尚舉人來拜辭。上京會試。問西門慶借皮箱毡衫。西門慶陪坐待茶。因說起喬大户。雲理守兩位舍親。一受義官。一受祖職。見住管事欲求兩篇軸文奉賀。不知老翁可有相知否。借

重一言學生具幣札相求尚舉人笑道老翁何用札學生散同窗聶兩湖見在武庫肄業與小兒爲師本願雜作極富學生就與他說老翁差盛使持軸來就是了西門慶連忙致謝茶畢起身西門慶隨即封了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琴童送軸子并毡衫皮箱到尚舉人處放下那消兩日寫成軸文差人送來西門慶挂在壁上他見金字輝煌文不加點心中大喜只見應伯爵來問喬大戶與雲二哥的事幾時舉行軸文做了不曾溫老先兒怎的連日不見西門慶道又題什麼溫老先兒通是個狗類之人如此這般告訴一遍伯爵道哥我說此人言過其實虛浮之甚早時你有後眼不然教他調壞了咱家小兒每了又問他二公賀軸何人寫了西門慶道昨日尚小塘來拜我說他朋友聶兩湖善于詞藻央求聶兩湖作了文章已寫了來你瞧于是引伯爵到廳上觀看喝采不已又說道人情都全了

哥你早送與人家好預備西門慶道明日好日期早差人送去正說着忽報夏老爹兒子來拜辭說初六日起身去小的回爹不在家他說教對何老爹那里說聲差人那邊看守去西門慶看見帖兒上寫着賈家脫生夏承恩頓首拜謝辭西門慶道連尚舉人搭他家就是兩分程儀香絹分付琴童連忙買了教你姐夫封了寫帖子送去正在書房中留伯爵吃飯忽見平安兒慌慌張張拿進三個帖兒來報參議汪老爹兵備雷老爹郎中安老爹來拜西門慶看帖兒汪伯彥雷啓元安忱拜連忙穿衣繫帶伯爵道哥你有事我去罷西門慶道我明日會你哩一面整衣出迎三員官皆相讓而入進入大廳叙禮道及向日叨擾之事少頃茶罷坐話間安郎中便道雷東谷汪少華并學生又來于濟有浙江本府趙大尹新陞大理寺正學生三人借尊府奉請已發柬定初九日主家共五席戲子學生那里

雖等小  
新是實  
家人要  
着

以來未知肯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學生掃門拱候，安郎中令吏取分資三兩，遞上西門慶，令左右收了，相送出門。雷東谷向西門慶道：前日錢龍野書到說，那孫文相乃是貴夥計學生，已并他除開了。曾來相告，不曾西門慶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費心容當叩拜。雷兵備道：你我相愛間，何為多較。言畢相揖上轎而去。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另定了一把新等子，每日小厮買進菜蔬來，拿到跟前與他瞧過，方數錢與他。他又教春梅數錢提等子，小厮被春梅罵的狗血噴頭，行動就說落教。西門慶打以此來，小厮互相抱怨，都說在三娘手兒裡，使錢好卻說次日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對何千戶說：夏龍溪家小已是起身去了。長官可曾委人那里看守門戶去？何千戶道：正是昨日那邊着人來說，學生已令小价去了。西門慶道：今日同長官那邊看看去。于是出衙門，並馬到了夏

家宅內，家小已是去盡了。伴當在門首伺候，兩位官府下馬，進到廳上。西門慶引着何千戶前後觀看了，又到前邊花亭上，見一片空地，無甚花草。修理何十戶道：這個已定學生開春從新修整，蓋三間捲棚，早晚請長官來消閑散悶。看了一回，分付家人收拾打掃，開閉門戶。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公，話趕年裏，搬取家眷。西門慶作別回家，何千戶還歸衙門去了。到次日，纔搬行李來住，不在言表。西門慶剛到家下馬，見何九買了一疋尺頭四樣下飯，一罈酒來謝。又是劉內相差人送了一食盒蠟燭，二十張桌圍，八十股官香，一盒沅速料香，一罈自造內酒，一口鮮猪。西門慶進門，劉公公家人就磕頭說道：家公公多上覆，這些微禮與老爹賞人。西門慶道：前日空過老公公，怎又送這厚禮來，便令左右快收了，請管家等



等兒少頃盡童兒拿出一鍾茶來打發吃了。西門慶封了五錢銀子賞錢。拿回帖打發去了。一面請何九進去。西門慶見何九一把手扯在廳上來。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去道：「多蒙老爹天心超生小人兄弟，感恩不淺。請西門慶受禮。」西門慶不肯受，磕頭拉起來，說道：「老九，你我舊人，快休如此。就讓他坐。」何九說道：「小人微末之人，豈敢僭坐？只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也站着陪吃了一盞茶，說道：「老九，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斷然不受。若有甚麼人欺負你，只顧來說我替你出氣，倘縣中派你甚差事，我拿帖兒與你。」李老爹說：「何九道蒙老爹恩典，小人知道。小人如今也老了，差事已告與小兒何欽頂替了。」西門慶道：「也罷也罷，你清閑些好。」又說道：「既你不肯，我把這酒禮收了。」那尺頭你還拿去，我也不留你坐了。那何九千恩萬謝拜辭去了。西門慶就坐在廳上，看看打點禮物，菓盒、花紅、羊酒、軸文，并各人

分資。先差玳安送往喬大戶家去，後叫王經送往雲理守家去。玳安回來，喬家與了五錢銀子。王經到雲理守家，管待了茶食，與了一疋直青大布一雙琴鞋。回門下，辱愛生、雙帖兒多上覆老爹，改日奉請。西門慶滿心歡喜，到後邊月娘房中擺飯吃。因向月娘說：「賁四去了，吳二舅在獅子街賣貨，我今日倒閒，往那里看看去。」月娘道：「你去不是？若是耍酒菜兒，蚤使小廝來家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分付備馬，就戴着毡忠靖巾、貂鼠暖耳、綠絨補子、紫褶粉底皂靴、琴童玳安跟隨，逕往獅子街來到房子內。吳二舅與來昭正拄着花拷拷兒發賣，絨線、絨線、綿、一舖子人做買賣，打發不開。西門慶下馬看了，看走到後邊暖房內坐下。吳二舅走來作揖，因說：「一日也攢銀錢二三十兩。」西門慶又分付來昭妻一丈青，二舅每日茶飯休要悞了。來昭妻道：「逐日伺候酒飯，不敢有悞。」西門慶見天色陰晦，形

雲密布冷氣侵人將有作雪的模样忽然想起要往鄭月兒家去即令琴童騎馬家中取我的皮袄來問你大娘有酒菜兒稍一盒與你二舅吃琴童應諾到家不一時取了貂鼠皮袄并一盒酒菜來西門慶陪二舅在房中吃了三盃分付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慢慢再用我家去罷于是帶上眼紗騎馬耽安琴童跟隨逕進拘欄往鄭愛月兒家來轉過東街口只見天上紛紛揚揚飄下一天瑞雪來但見

漠漠嚴寒匝地這雪兒下得正好扯絮搗綿裁成片片大如拷拷見林間竹笋葦茨爭些被他壓倒富豪俠却言消災障猶嫌少圍向那紅爐獸炭穿的是貂裘綉襖手撚梅花唱道是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卧有幽人吟詠多妙

西門慶踏着那亂瓊碎玉進入拘欄到于鄭愛月兒家門首下馬只見了

影影報進來說老爹來了鄭媽也看見出來迎接至於中堂見禮說道前日多謝老爹重礼姐兒又在宅內打攪又教他大娘三娘賞他花翠汗巾西門慶道那日空了他來一面坐下西門慶令玳安把馬牽進來後邊院落安放老媽道請爹後邊明間坐罷月姐纔起來梳頭只說老爹昨日來到伺候了一日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起來的進些這西門慶一面進入他後邊明間內但見綠牕半落毡幙低張地平上黃銅大盆生着炭火西門慶坐在正面椅上先是鄭愛香兒出來相見了遞了茶然後愛月兒纔出來頭挽一窩絲杭州纒翠梅花鈕兒金釵釵梳海懶卧兔兒打扮的霧鬢雲鬟粧粉玉琢笑嘻嘻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爹我那一日來晚了緊自前邊人散的遲到後邊大娘又只顧不放俺每留着吃飯來家有三更天了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倒和李桂姐兩個把應花子打的好响

瓜兒鄭愛月兒道誰教他怪叨唠在酒席上屎口兒傷俺每來那一日祝  
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俺每來我便說沒爹這里燈籠送俺每蔣胖子弔  
在陰溝裏缺臭了你了西門慶道我昨日聽見洪四兒說祝麻子又會着  
王三官兒大街上請了榮嬌兒鄭月兒道只在榮嬌兒家歇了一夜燒了  
一炷香不去了如今還在秦玉芝兒走着哩說了一回話道爹只怕你冷  
往房裡坐這西門慶到于房中脫去貂裘和粉頭圍爐共坐房中香氣襲  
人馭史了頭拿了三甌兒黃芽菜肉包一十大的水角兒來姊妹二人  
陪西門慶每人吃了一甌兒愛月兒又換上半甌兒添與西門慶西門慶  
道我勾了纔吃了兩個點心來了心裡要來你這里走走不想恰好天氣  
又落下雪來了愛月兒道爹前日不會下我我昨日等了一日不見爹不  
想爹今日纔來西門慶道昨日家中有兩位士夫來望亂着就不會來得

隨着  
送幾  
第子弟  
知今人  
不挂  
都便  
推漫矣

愛月兒道我要問爹有貂鼠買個兒與我我要做了圍脖兒戴西門慶道  
不打緊昨日韓夥計打遼東來送了我幾個好貂鼠你娘們都沒圍脖兒  
到明日一總做了送一個來與你愛香兒道爹只認的月姐就不送與我  
一個兒西門慶道你姊妹兩個一家一個于是愛香愛月兒連坐起身道  
了萬福西門慶分付休見了桂姐銀姐說鄭月兒道我知道因說前日李  
柱姐見吳銀兒在那里過夜問我他幾時來的我沒瞞他教我說昨日請  
周爺掩每四個都在這里唱了一日爹說有王三官兒在這里不好請你  
的今日是親朋會中人吃酒纔請你來唱他一声兒也沒言語西門慶道  
你這個同的他好前日李銘我也不要他唱來再三央及你應二爹來說  
落後你三娘生日桂姐買了一分禮來再三與我陪不是你娘們說着我  
不理他昨日我竟留下銀姐使他知道愛月兒道不知三娘生日我失悞

了人情西門慶道明日你雲老爹擺酒你再和銀姐來唱一日愛月兒道  
爹分付我去說了回話粉頭取出三十二扇象牙牌來和西門慶在炕毡  
條上抹牌頭愛香兒也坐在傍邊同抹三人抹了回牌湏臾擺上酒來  
愛香與愛月兒一邊一個捧酒不免筭排雁柱效跨鮫綃姊妹兩個彈唱  
唱了一套姐妹兩個又拿上骰盆兒來和西門慶搶紅頭笑杯來盞去各  
添春色西門慶忽看見鄭愛月兒琴中林傍側首錦屏風上挂着一軸愛  
月美人圖題詩一首

有美人兮迥出羣，輕風斜拂石榴裙。  
花開金谷春三月，月轉花陰夜十分。  
玉雪精神聯仲琰，瓊林才貌過文君。  
少年情思應湏慕，莫使無心托白雲。

三泉主人醉筆

下三泉  
此詩較  
秦狀元  
尚道

今之号  
軒亭橋  
泉者熱  
讀此書  
者也

西門慶看了便問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兒的號慌的鄭愛月兒連忙擦說  
道這還是他舊時寫下的他如今不號三泉了號小軒了他告人說學爹  
說我號四泉他怎的號三泉他恐怕爹惱因此改了號小軒一面走向前  
取筆過來把那三字就塗抹了西門慶滿心歡喜說道我並不知他改號  
一節粉頭道我聽見他對一個人說來我曉曉的說他去世的父親號逸  
軒他故此改號小軒說畢鄭愛香兒往下邊去了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  
在房內兩個並肩叠股搶紅飲酒因說起林太太來怎的太量好風月我  
在他家吃酒那日王三官請我到後邊拜見還是他主意教三官拜認我  
做義父教我受他禮委托我指教他成人粉頭拍手大笑道還虧我指與  
爹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娘子不怕不屬了爹西門慶道我到明日  
我先燒與他一炷香到正月裡請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家看燈吃酒看他

去不去粉頭道。爹你還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樣標致。就是個燈人兒也。沒他那一段風流妖艷。今年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兒通不着家。爹你肯用些工夫兒。不愁不是你的人。兩個說話之間。相挨相湊。只見了鬟又拿上許多細菓碟兒來。粉頭親手奉與西門慶下酒。又用舌尖噙鳳香密餅。送入他口中。又用纖手解開西門慶褲帶。露出那話來。替他捏弄。那話爭穉跳腦。紫漲光鮮。西門慶令他品之。這粉頭真個低垂粉頸。輕啓朱唇。半吞半吐。或進或出。嗚啞有聲。品弄一回。靈犀已透。淫心似火。便欲交欢。粉頭便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出房更衣。見雪越下得甚緊。回到房中。了鬟向前打發脫靴解帶。先上牙床。粉頭澡洗回來。掩上双扉。共入鴛帳。正是得多少動人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欲濃有詩爲証。

聚散無憑在夢中

起來殘燭映紗紅

鍾情自古多神合

誰道陽臺路不通

兩個雲雨欢娛。到一更時分起來。整衣理髻。丫頭復醜美酒。重整佳肴。又飲勾幾杯。問玳安有燈籠傘沒有。玳安道。琴童家去取燈籠傘來了。這西門慶方纔作別。鴛子粉頭相送出門。看着上馬。鄭月兒揚声叫道。爹若叫。我蚤些來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上馬。打着傘出院門。一路踏雪到家。中對着吳月娘。只說在獅子街和吳二舅飲酒不在話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却是初八日。打听何千戶行李都搬過夏家房子內去了。西門慶送了四盒細茶食。五錢折帕賀儀過去。只見應伯爵驀地走來。西門慶見雲晴風色甚冷。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叫小廝拿菜兒留他吃粥。因說起昨日喬親家雲二哥。札并折帕都送去了。你的人情。我也替你封了二錢。出上了。你不消與他罷。只等發柬請吃酒。應伯爵舉手謝了。因問昨日安

大人三位來做甚麼。那兩位是何人。西門慶道：那兩個一個是雷兵備，一個是汪叅議，都是浙江人。要在我這里擺酒，明日請杭州趙憲知府、新陞京堂大理寺丞，是他每本府父母官，相處分上，又不可回他的，通身只三兩分資。伯爵道：大凡文職好細，三兩銀子勾做甚麼，哥少不得賠些兒。西門慶道：這雷兵備就是問黃四小舅子孫文相的。昨日還對我題起開除他罪名來哩。伯爵道：你說他不仔細，如今還記着折擺這席酒纔罷了。說話之間，伯爵叫應寶，你叫那個人來見你。大爹，西門慶便問是何人。伯爵道：一個小後生，倒也是舊人家出身，父母都沒了，自幼在王皇親宅內答應，已有了媳婦兒，因在庄子上和一般家人不和出來了。如今聞着做不的甚麼，他與應寶是朋友，央及應寶要投個人家。今早應寶對我說，爹倒好舉薦與大爹宅內答應，我便說不知你大爹用不用。因問應寶，他叫

肯准折的還算着原官

王麼名字。你叫他進來。應寶道：他姓來，叫來友兒。只見那來友兒扒在地上磕了個頭起來，簾外站立。伯爵道：若論他這身材，膂力儘有，撥輕負重那去的。因問你多少年紀了。來友兒道：小的二十歲了。又問你媳婦沒子女。那人道：只光兩口兒。應寶道：不瞞爹說，他媳婦十九歲兒，厨竈針線大小衣裳都會做。西門慶見那人低頭並足爲一朴寔，便道：既是你應二爹來說，用心在我這里答應，分付揀個好日期寫紙文書，兩口兒搬進來罷。那來友兒磕了個頭。西門慶就教琴童兒領到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去。月娘就把來旺兒原住的那一間房與他居住。伯爵坐了回家去了。應寶全他寫了一紙投身文書，交與西門慶收了。改名來爵，不在話下。卻說四娘子自從他家長兒與了夏家，每日買東買西，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畫童兒。西門慶家中這些大官兒，常在他屋裡打平和兒吃酒，賁四娘

子和氣就定出菜兒來或要茶水應手而至就是賁四一時舖中歸來撞見亦不見恠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着那個不替他動玳安兒與平安兒在他屋裡坐的更多初九日西門慶與安郎中汪參議雷兵備擺酒請趙知府俱不必細說那日蚤辰來爵兩口兒就搬進來他媳婦兒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月娘見他穿着紫袖祆青布披襖綠布褶子生的五短身材瓜子面皮兒搽脂抹粉纏的兩隻脚趨趨的問起來諸般針指都會做了他個名字叫做惠元與惠秀惠祥一迤三日上竈不題一日門外楊姑娘沒了安童兒來報喪西門慶整治了一張插卓三牲湯飯又封了五兩香儀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都往北邊與他燒紙吊孝琴童兒棋童兒來爵兒來安兒四個都跟轎子不在家西門慶在對過段舖子書房內看着毛裱匠與月娘做貂鼠圍脖先僱出一個圍脖兒使玳

安送與院中鄭月兒去封了十兩銀子與他過節鄭家管待酒饌與了他三錢銀子玳安走來回西門慶話說月姨多上覆多謝了前日空過了爹來與了小的三錢銀子西門慶道你收了罷因問他賁四不在家你頭里從他屋裡出來做甚麼玳安道賁四娘子從他女孩兒嫁了没人使常央及小的每替他買買甚麼兒西門慶道他既没人使你每替他勤兒也罷又悄悄向玳安道你慢些和他說如此這般爹要來看你看兒你心下如何看他怎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討個汗巾兒來與我玳安道小的知道了領了西門慶言語應諾下去西門慶就走到家中來只見王經向顧銀舖內取了金赤虎并四對金頭銀簪兒交與西門慶西門慶留下兩對在書房內餘着袖進李瓶兒房內與了如意兒那赤虎又是一對簪兒把那一對簪兒就與了迎春二人接了連忙磕頭西門慶就令迎春取飯去

金瓶梅 卷之六  
須臾拿飯來吃了出來又到書房內坐下只見玳安慢上走到跟前見王  
經在傍不言語西門慶使王經後邊取茶去那玳安方說小的將爹言語  
對他說了他笑了約會晚上些伺候等爹進去叫小的拿了這汗巾兒來  
西門慶見紅綿紙兒包着一方紅綾織錦廻紋汗巾兒聞了聞噴鼻香滿  
心歡喜連忙袖了只見王經拿茶來吃了又走過對門看匠人做生活去  
忽報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過來這邊坐花子孫走到書房暖閣兒裡  
作揖坐下致謝外日相擾序話間畫童兒拿過茶來吃了花子孫道門外  
一個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凍了河緊等要賣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  
好買下等價錢西門慶道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凍河還沒人要到開河船  
來越發價錢跌了如今家中也沒銀子即分付玳安收拾放桌兒家中  
說着菜兒來一面使畫童兒請你應二爹來陪你花爹坐不一時伯爵來



人共在一處圍爐飲酒又叫烙了兩炷餅吃良久只見吳道官徒弟  
應春送節禮疏誥來西門慶請來同坐吃酒就攬李瓶兒百日經與他銀  
子去吃至日落時分花子孫和應春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後玳安計收了  
舖子又請來坐與伯爵擲骰猜枚談話不覺到掌燈已後吳月娘眾人轎  
子到了來安走來回話伯爵道嫂子們今日都往那里去來西門慶道楊  
姑娘沒了今日三日念經我這里備了張祭桌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弔問  
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六男花女花都沒  
有只靠侄兒那里養活材兒也是我替他備下這幾年了伯爵道好好老  
人家有了黃金入櫃就是一場事了哥的大陰騭說畢酒過數巡伯爵與  
玳安計作辭去了西門慶就起身走過來分付後生王顯仔細火燭王顯  
道小的知道看着把門關上了這西門慶見沒人兩三步就走入賁四家



有表者  
如題

來只見賁四娘子兒在門首獨自站立已久見對門關的門响西門慶從黑影中走至跟前這婦人連忙把封門一開西門慶鑽入裡面婦人還扯上封門說道爹請裡邊紙門內坐罷原來裡間榻扇扇着後半間紙門內又有個小炕兒籠着旺旺的火桌上點着燈兩邊護炕糊的雪白婦人穿着翠藍銷金箍兒上穿紫紬袄青綃絲披袄玉色綃裙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了一盞茶與西門慶吃因悄悄說只怕隔壁韓嫂兒知道西門慶道不妨事黑影子裏他那里曉的于是不繇分說把婦人搂到懷中就親嘴扯過枕頭來解衣按在炕沿子上扛起腿來就聳那話上已束着托子剛插入牝中纏拽了幾拽婦人下邊淫水直流把一條藍布褲子都濕了西門慶拽出那話來向順袋內取出包兒顛聲嬌來蘸了些在龜頭上攬進去方纔湮住淫津肆行抽拽婦人雙手扳着西門慶肩膊兩

相迎奏在下颺聲顛語呻吟不絕這西門慶乘着酒興架其兩腿在炕膊上只顧沒稜露腦銳進長驅肆行搗礪何止二三百度湏臾弄的婦人雲鬢鬆舌尖冰冷口不能言西門慶則氣喘吁吁靈龜暢美一泄如注良久洩出那話來淫水隨出用帕抹之兩個整衣繫帶後理殘粧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五六兩一包碎銀子又是兩對金頭簪兒遞與婦人節間買花翠帶婦人拜謝了悄悄打發出來那邊玳安在舖子里專心只聽這邊門環兒响便開大門放西門慶進來自知更無一人曉的後次朝來暮往也入港一二次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不想被韓嫂兒冷眼睨見傳的後邊金蓮知道了這金蓮亦不說破他一日臘月十五日喬大戶家請吃酒西門慶會同應伯爵吳大舅一齊起身那日有許多親朋看戲飲酒至二更方散第二日每家一張卓面俱不必細說單表崔本治了二千兩

絕不說  
出在那  
里歇甚

湖州紬絹貨物臘月初旬起身，顧船裝載，趕至臨清馬頭，教後生榮海看守貨物，便顧頭口來家，取車稅銀兩，到門首下頭口。琴童道：「崔大哥來了，請廳上坐。」爹在對門房子里等我，請去。一面走到對門，不見西門慶，因問平安。見平安兒道：「爹敢進後邊去了。」這琴童兒走到上房問月娘，月娘道：「見鬼的，你爹從蚤辰出去，再幾時進來？」又到各房裡，并花園書房都瞧遍了，沒有琴童在大門首。揚聲道：「省恐殺人，不知爹往那里去了。」白尋不着，大白日里把爹來不見了。崔大哥來了這一日，只顧教他坐着，那玳安分明知道，只不做聲，不想西門慶忽從前邊進來，把眾人說了一驚。原來西門慶在賁四屋裡入港纜出來，那平安打發西門慶進去了，望着琴童兒吐舌頭，都替他捏兩把汗道：「管情崔大哥去了。」有幾下子打，不想西門慶走到廳上，崔本見了，磕頭，畢交了書帳，說船到馬頭，少車稅銀兩，我從臘

七三

月初一日起身，在揚州與他兩個分路，他每往杭州去了，俺每都到苗青家住了兩日，因說苗青替老爹使了十兩銀子，擡了揚州衛一個千戶家女子，十六歲了，名喚楚雲，說不盡先的花如臉，玉如肌，星如眼，月如眉，腰如柳，襪如鈎，兩隻腳兒恰剛三寸，端的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苗青如今還養在家替他打粧奩，治衣服，待開春，韓夥計保官兒船上帶來，伏侍老爹消愁解悶。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你船上捎了來也罷。」又費煩他治甚衣服，打甚粧奩，愁我家沒有，于是恨不的騰雲展翅，飛上揚州，搬取嬌姿，賞心樂事，正是鹿分鄭相應，雉辨蝶化莊周末，可知有詩為証。

聞道揚州一楚雲

偶憑青鳥語來真

不知好物都離隔

試把梅花問主人

絕世書

西門慶陪崔本吃了飯，兌了五十兩銀子，做車稅錢，又寫書與錢主事煩他青目。崔本言訖，作辭往喬大戶家回話去了。平安見西門慶不尋琴童兒，都說我兒你不知有多少造化。爹今日不知有甚事，喜歡。若不是綁着鬼，有幾下打琴童，笑道：只你知爹性兒，比及起了貨來，獅子街卸下，就是下句時分。西門慶正在家打發送節禮，忽見荆都監差人拿帖兒來問宋大巡題本，已上京數日，未知旨意下來不曾。伏惟老翁差人察院衙門一打聽為妙。西門慶即差管應節級拿了五錢銀子，往巡按公衙打听果然。昨日東京邸報下來，寫抄得一紙全報來，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一本循例舉劾地方文武官員以勵人心，以隆

聖治事，竊惟吏以撫民，武以禦亂，所以保障地方，以司民命者也。苟非其

人，則處置乖方，民受其害，國何賴焉。臣奉

稟

命按臨山東等處，吏政民瘼，監司守禦，無不留心咨訪。後命按撫大臣詳加鑒別，各官賢否，頗得其寔。茲當差滿之期，敢不一一陳之。訪得山東左布政陳四箴操履忠貞，撫民有方，廉使趙訥綱紀肅清，士民服習，兵備副使雷格元軍民咸服其恩威，僚幕悉推其練達。濟南府知府張叔夜經濟可觀，才堪司牧。東平府知府胡師文居任清慎，視民如傷。此數臣者，皆當薦獎而優擢者也。又訪得左叅議馮廷鵠，僂倭之形，桑榆之景，形若木偶，尚肆貪婪。東昌府知府徐松縱父妾而通賄，毀謗騰于公堂，慕羨餘而誅求，豈言逾于閭里。此二臣者，所當亟賜罷斥者也。再訪得左軍院僉書守脩周秀器宇恢弘，操持老練，軍心允服。賊盜潛消，濟州兵馬都監荆忠，年力精強，才猶練達。冠武科而稱儒將，勝筭可以

臨戎號令而極其嚴明長策卒能禦侮此二臣者所當亟賜遷擢者也  
清河縣千戶吳鑑以練達之才得衛守之法驅兵以構中堅靡攻不克  
儲食以資糧餉無人不飽推心置腹人思効命寔一方之保障爲國家  
之屏藩宜特加超擢鼓舞臣寮陛下如以臣言可採舉而行之庶幾官  
爵不濫而人思奮守牧得人而

聖治有賴矣等因奉

欽依該部知道續該吏兵二部題前事看得御史宋喬手所奏內効舉地  
方文武官員無非休國之忠出于公論詢訪得寔以

聖治之事伏乞

聖明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奉欽依擬行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擎着邸報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宋道長本下來了

已是你舉你哥陞指揮僉事見任管屯周守備與荆大人都有獎勵轉副  
參統制之任如今快使小廝請他來對他說聲月娘道你使人請去我交  
了鬢着下酒菜兒我愁他這一上任也要銀子使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借  
與他幾兩銀子也罷了不一時請得吳大舅到了西門慶送那題奏旨意  
與他瞧吳大舅連忙拜謝西門慶與月娘說道多累姐夫姐姐扶持恩當  
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道大舅你若上任擺酒沒銀子我這兒兌些去使  
那大舅又作揖謝了于是就在月娘房中安排上酒來吃酒月娘也在旁  
邊陪坐西門慶即令陳敬濟把全抄寫了一本與大舅擎着即差玳安拿  
幙送邸報往荆都監周守禦兩家報喜去正是

勸君不費鑄研石 路上行人口似碑

第七十八回 林太太鴛幃再戰 如意兒莖露獨嘗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去來窓下笑來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弄筆佯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閒含笑問狂夫。笑問歡情不減舊時麼。

話說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荆都監早辰騎馬來拜謝說道。昨日見旨意下來。下官不勝欣喜。足見老翁愛厚費心之至。寔爲啣結難忘。說畢茶湯而換。荆都監起身。因問雲大人到幾時請掩門吃酒。西門慶道。近節這兩日也是請不成。直到正月間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宰了一口鮮豬。兩坛浙江酒。一疋大紅絨金豕員領。一疋黑青粧花紵絲員領。一百果餠金餅。謝宋御史。就差春鴻拏帖兒送到察院去。門吏人報進去。宋御史喚至後廳火房內賞茶吃。等寫了回帖。又賞了春鴻三錢銀子。來見西門慶。折開觀看。上寫着。

兩次造擾華府。悚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贖。何以克當。外令親荆子事。已具本矣。想已知悉。連日渴仰丰標。容當面悉。使旋謹謝。

侍生宋喬年拜

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

宋御史隨即差人送了一百本曆日四萬紙。一口豬來回禮。一日上司行下文書來。令吳大舅本衛到任管事。西門慶拜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四疋京段。交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封了印來家。又僭羊酒花紅軸文。邀請親朋。等吳大舅從衛中上任回來。迎接到家擺大酒席。與他作賀。又是何千戶東京家眷到了。西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去。到二十六日。玉皇廟吳道官十二個道衆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整做法事。大吹大打。各親朋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晚方散。俱不在言表。至廿七日。西門慶

如此財  
主自  
不俗

打發各家送禮。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傳夥計，其夥計韓道園貢第傳崔本每家半口猪半腔羊，一坛酒，一包米，一兩銀子。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套衣服，三兩銀子。吳月娘又與菴裡薛姑子打齋，令來安兒送香油、米、麵、銀錢去，不在言表。看看到年除之日，懸梅表，月簷雪，滾風竹爆千門萬戶。家家帖春勝，處處掛桃符。西門慶燒了紙，又到于李瓶兒房靈前，祭奠，置酒于後堂。合家大小歡樂，手下家人小厮并了頭媳婦都來磕頭。西門慶與吳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到次日重和元年，新正月元旦，西門慶早起，冠冕穿大紅，天地上燒了紙，吃了點心，備馬就拜巡按賀節去了。月娘與衆婦人早起來，施朱傳粉，插花插翠，錦裙綉襖，羅襪弓鞋，粧點妖嬈，打扮可喜。都來月娘房裡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帖，上門薄答應，往來官長士夫，玳安與王經穿着新衣。

新靴新帽，在門首踢毬子，放炮燄，磕瓜子。見衆夥計主管伺候，見節者不計其數，都是陳經濟一人管待。約晌午，西門慶往府縣拜了人回來，剛下馬，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着來拜，到廳上拜了西門慶四雙八拜，然後請吳月娘見。西門慶請到後邊，與月娘見了出來。前廳留坐，總拏起酒來，吃了一盞，只見何千戶來拜。西門慶就教陳經濟管待，陪王三官兒，他便往捲棚內陪何千戶坐去了。王三官吃了一回，告辭起身，陳經濟送出大門上馬而去。落後又是荆都監雲指揮喬大戶，皆絡繹而至。西門慶待了一日，人已酒帶半酣。至晚打發人去了，回到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早又出去賀節。至晚歸來家中，已有韓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花子孫來拜。陳敬濟陪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到了見畢禮，從新擺上酒來飲酒。韓姨夫與花子孫隔門先去了，剩下伯爵、希大常時節坐個定光油兒不去，又撞

賁四嫂  
與王六  
兒一般  
夥計娘  
子而巧  
地遂分  
厚薄

見吳二舅來了，見了禮，又往後邊拜見月娘，出來一處坐的，直吃到掌燈已後，方散。西門慶已吃的酪酊大醉，送出伯爵等到門首，衆人去了。西門慶見飛安在旁站立，捏了一把手，飛安就知其意，說道：「他屋裡没人，這西門慶就撞入他房內，老婆早已在門裡迎接進去，兩個也無閑話，走到裡間，脫衣解帶，就幹起來。原來老婆好並着腿幹，兩隻手擁着，只教西門慶穢他心子，那浪水熱熱一陣流出來，把床褥皆濕。西門慶龜頭蘸了藥穢，進去兩手扳着腰，只顧揉搓塵柄，盡入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目，口中只叫親爺。那西門慶問他：「你小名叫甚麼？」說與我老婆道：「奴娘家姓葉，排行五姐。西門慶口中喃喃吶吶，就叫葉五兒不絕。那老婆原是婊子出身，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占爲妻子。今年三十二歲，甚麼事兒不知道，口裡如流水，連叫親爺不絕，情濃一泄如注。」西門慶扯出塵柄，要抹婦人，攔住休。

林等淫婦下去替你吃淨了罷。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真個蹲下身子，雙手捧定那話，吮的乾乾淨淨，絕繫上褲子。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恁些時不來？」西門慶道：「我這里也盼他哩，只怕京中你夏老爹留住他使，又與了老婆二、三兩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你一套衣服，恐賁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銀子兒，你自家治買罷。」開門送出來，飛安又早在鋪子里掩門等候。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看官聽說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原來賁四老婆先與飛安有姦，這飛安剛打發西門慶進去了，因傳夥計又沒在鋪子里，上宿他與平安兒打了兩大壺酒，就在老婆屋裏吃，到有二更時分，平安在鋪子里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裏睡了一宿。有這等的事，正是——

滿眼風流滿眼迷

殘花何事溢如泥

拾琴暫息商陵操

惹得山禽透樹啼

却說賁四老婆晚夕同玳安睡了，因對他說：「我一時依了爹，只怕隔壁韓嫂兒傳嚷的，後邊知道也似韓夥計娘子。」一時被你娘們說上幾句，羞人答答的，怎好相見？玳安道：「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尖兒，你依我節間買些甚麼兒進去孝順俺大娘，別的不希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買一錢銀子菓餠蒸酥，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這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梯已再送一盒瓜子與俺五娘，管情就掩住許多口嘴。」這賁四老婆真個依着玳安之言，第二日赴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盒子，撥進月娘房中。月娘便道：「是那裡的玳安道？」是賁四嫂送與娘吃的。月娘道：「他男子漢又不在家，那討個錢來，又交他費心，連忙收了，又回出一盒饅頭，一盒菓。」

金蓮子  
財色二  
者無所  
不愛然  
亦有以  
其不甚  
安而愛  
其財最  
愛者色  
不可自  
生而財  
其財  
其得也

子說上覆他多謝了，那日西門慶拜人回家早，又至皇廟吳道官來拜，廳上留坐吃酒，剛打發吳道官去了，西門慶脫了衣服，使玳安你騎馬，問聲文嫂兒去，俺爹今日要來拜拜太太，看他怎的說。玳安道：「爹不消掛頭，里文嫂兒騎着驢子打門首過去了，他說明日初四，王三官兒起身往東京與六黃公公磕頭去了，太太說交爺初六日過去見爺，他那里伺候。西門慶便道：「他真個這等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說。」這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剛到上房坐下，忽來安兒來報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冠冕着，束着金帶，進後堂先拜西門慶，說道：「我吳鍾多蒙姐夫抬舉看顧，又破費姐夫多謝厚禮，昨日姐夫下降，我又不在家，失邀。今日敬來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慶慌忙頂頭相還，說道：「大舅恭喜至親，何必計較。」拜畢，月娘出來與他哥磕頭，慌的大舅忙還半禮說。



道：「姐姐兩禮兒罷哥之嫂嫂不識好反常來擾害你兩口兒你哥老了看顧看顧罷。」月娘道：「一時有不到處望哥耽帶便了。」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累你兩口兒還少哩。」拜畢，西門慶留吳大舅坐，說道：「這咱晚了，料大舅也不拜人了，寬了衣裳，咱房里坐罷。」不想孟玉樓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裡聽見，嚷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大舅磕頭，磕了頭，逕往各人房裡去了。西門慶讓大舅房內坐的，騎火盆安放桌兒，擺上菜兒來，小玉、玉簫都來與大舅磕頭。月娘用小金釵、鍾兒斟酒，迺與大舅。西門慶主位相陪，吳大舅讓道：「姐姐你也來坐的。」月娘道：「我就來。」又往裡間房內，拿出數樣配酒的菓菜來，飲酒之間，西門慶便問大舅的公事，都停當了。吳大舅道：「蒙姐夫擡舉，衛中任便到了，上下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八，只有屯所裡未曾去，到到任，明日是個好日期，衛中開了印來家，整理些盒子，湏得擡到。」

屯所裡到任，行牌拘將那屯頭來參見，分付分付前官丁太人壞了事情，已被巡撫侯爺劾去了。如今我接管，承行湏要振刷在冊花戶，警勵屯頭，務要把這舊管新增，開報明白。到明日秋糧夏稅，總好下屯徵收。西門慶道：「通共約有多少屯田？」吳大舅道：「太祖舊例，為養兵省轉輸之勞，總立下這屯田。那時只是上納秋糧，後吃宰相王安石立青苗法，增上這夏稅。而今這濟州管內，除了拋荒葦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頃屯地。每頃秋稅夏稅，只徵收一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到年終總領銷下，往東平府交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糧馬草作用。西門慶又問：「還有羨餘之利？」吳大舅道：「雖故還有些拋零人戶不在冊者，鄉民頑滑，若十分徵緊，下等秤斛才重，恐聲口致起公論。西門慶道：「若是多寡有些兒也罷，難道說全徵？」吳大舅道：「不瞞姐夫，說着會管此屯，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到年終人戶們還。」

有些鷄鶩豚米相送，那個是各人取覓，不在數內的，只是多賴姐夫力量扶持。西門慶道：「得勾你老人家攬給也盡我一點之心。」說了回，月娘也走來旁邊陪坐。三人飲酒到掌燈已後，吳大舅纔起身去下西門慶，就在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早往衙門中開印，陸廳書房發放公事。先是雲理守家發帖兒，初五日請西門慶，并合衛官員吃慶官酒。次日何千戶娘子藍氏下帖兒，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且說那日西門慶同應伯爵吳大舅三人起身，到雲理守家，原來旁邊又典了人家一所房子，三間客位，裏邊擺了一桌，吹打鼓樂迎接，都有桌面吃。至晚夕來家，巴不到次日，月娘往何千戶家吃酒去了。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跟隨，午後時分，逕來王招宣府中拜節。王三官兒不在，送進帖兒去。文嫂兒又早在那里接了帖兒，連忙報與林太太說出來，請老爺後邊坐。轉

過去，所到于後，邊掀起明簾，只見裏邊穩穩匝匝地簾幙垂紅，少傾林氏穿着大紅通袖袍兒，珠翠盈頭，與西門慶見畢，禮數留坐待茶，分付大官把馬牽于後槽喂養，茶罷，讓西門慶寬衣房內坐。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叔岳父六黃太尉磕頭去了。只過了元宵纔來。」西門慶一面喚玳安脫去上蓋，裡邊穿着白綾襖子，天青飛魚縐衣，十分綽耀。婦人房裏安放桌席，湏臾了，鬟拿酒菜上來，杯盤羅列，肴饌堆盈，酒泛金波，茶烹玉蕊。婦人玉手傳杯，秋波送意，猜枚擲骰，笑語烘春。話良久，意洽情濃，飲多時，目邪心蕩，看日日落黃昏，又早高燒銀燭，玳安琴童自有文嫂兒管待等閑。不過這邊來，婦人又倒扣角門，僮僕誰敢擅入酒醢之際，兩個共入裡間房內，掀開綉帳，關上窗戶，輕剔銀缸，忙掩朱戶。男子則解衣就寢，婦人即洗牝上床，枕設室花被，翻紅浪，原來西門慶帶了淫器包兒來，安心要

麈戰這婆娘早把胡僧藥用酒吃在腹中那話上使着雙托子在被窩中架起婦人兩股縱塵柄入牝中舉腰展力一陣掀騰鼓搗連聲响唬婦人在下沒口叫達七如流水正是招海旌幢秋色襲擊天驛鼓月明中但見迷鬼陣擺攝魄旗開迷鬼陣上閃出一員洒金剛色魔王能爭貫戰攝魂旗下擁一個粉骷髏花狐狸百媚千嬌這陣上撲婆婆鼓震春雷那陣上開挨七麝蘭靛黠這陣上復浴七被鄰紅浪精神健那陣上刷刺刺帳控銀鈎情意乖這一個急展七二十四解任徘徊那一個忽刺七一十八滾難掙扎閉長久汗浸浸釵橫髮亂戰多時喘吁吁枕側衾歪頃刻間腫眉腫眼霎時下肉綻皮開正是幾番麈戰貪淫婦不是今番這一遭

當下西門慶就在這婆娘心口與陰戶燒了兩炷香許下明日家中擺酒

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燈耍子這婦人一段身心已被他拴縛定了于是滿口應承都去西門慶滿心歡喜起來與他留連痛飲至二更時分把馬從後門牽出作別回家正是

盡日思君倚画樓

相逢不捨又頻留

劉郎莫謂桃花老

浪把輕紅逐水流

西門慶到家有平安攔門稟說今日有薛公公家差人送請帖兒請爹早往門外皇庄看春又是雲二叔家送了五個帖兒請五位娘吃節酒西門慶听了進入月娘房來只見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房內坐的月娘從何千戶家赴了席來家正坐着說話見西門慶進來連忙道了萬福因問你今日往那裡這咱纔來西門慶沒得說只說我在應二哥家留坐月娘便說起今日何千戶家酒席上事原來何千戶娘子年還小哩今年總十八歲

生的燈上，人兒也似一表人物，好嫵致。知今博古，見我去恰似會了允遍，好不喜洽。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房裡到使着四個了頭，兩個春娘，兩房家人媳婦。西門慶道：他是內府生活所，監大監就托媒，將他親姪女兒嫁與他，陪了好少錢兒。月娘道：明日雲夥計家又請俺每吃葷酒，送了五個帖兒來，端的去不去？西門慶說：他既請你每都去走走罷。月娘道：留雪姐在家罷，只怕大節下一時有個人客闖將來，他每沒處村撓。西門慶道：也罷，留雪姐在家裡，你每四個去罷。明日薛太監請我看春，我也懶待去。這兩日春氣發也怎的，只害這腰腿疼。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痰火，問任醫官討兩服藥吃，不是只顧挨着怎的。西門慶道：不妨事，由他一發過了。這兩日吃心淨些，因和月娘計較，到明日燈節，咱少不的置席酒兒，請請何大人娘子、連周守倫娘子、荆南嶗娘子、張親家母雲二哥娘子、連王三

心將病  
人候一  
句說話  
吃不起

苦惱如  
雪娥者  
不得欢  
娛而友  
夢礙

官兒母親和大衿子崔親家母這允位都會也，只在十二三掛起燈來，還叫王皇親家那起小厮扮戲耍一日。去年還有資四在家，扎允架烟火，放今年他東京去了，只顧不見來，却教誰人看着扎。那金蓮在旁，嫌口道：資四去了，他娘子兒扎也，是一般這。西門慶就聽了金蓮道：這個小淫婦兒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那月娘玉樓也不採顧，就罷了。因說道：那王三官兒娘，咱每與他沒會過，人生面不熟，怎麼好請他？只怕他也不敢來。西門慶道：他既認我做親，咱送個帖兒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月娘又道：我明日不往雲家去罷，怀着個臨月身子，只管往人家撞來撞去的，交人家唇齒。玉樓道：怕怎的，你身子怀的又不顯，怕还不是這個月的孩子，不妨事。大節下自恁散心去走走兒，總好說畢。西門慶吃了茶，就往前邊，孫雪娥房裡去了。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叫了大姐，也就往前邊。

去了西門慶到于雪娥房中交他打腿捏身上捏了半夜一宿晚景題述到次日早晨只見應伯爵走來對西門慶說昨日雲二嫂送了個帖兒今日請房下陪衆嫂子坐家中舊時有允件衣服兒都倒塌了大正月不穿件好衣服惹的人家笑話敢來上稟嫂子有上蓋衣服借約兩套兒頭面簪環借約允件兒交他穿戴了去西門慶令王淫你裡邊對你大娘說去伯爵道應寶在外邊拏着毡包并盒兒裡哥哥緊你拿進去就包出來罷那王經接毡包進去良久抱出來交與應保說道裡面兩套上色段子織金衣服大小五件頭面一雙環兒應寶接的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吃茶說道今日薛內相又請我門外看春怎麼得工夫去吳親家廟裏又送帖兒初九日年例打醮也是去不成教小婿去罷了這兩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只害腰疼懶待動且伯爵道哥你还是酒之過濕痰流注在這下部也

此一去  
有得來

還該忌忌西門慶道這郎間到人家誰肯輕放了你怎麼忌的佳正說着只見玳安拏進盒兒來說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請帖兒來初九日請吃節酒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人家來請你怎不去于是看盒兒內放着三個請帖兒一個雙紅僉兒寫着大貢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一個寫大都閻吳老先生大人一個寫着大鄉望應老先生大人俱是待教生何求壽頌首拜玳安說他說不認的教咱這里轉送送兒去伯爵一見便說這個却怎樣兒的我还沒送禮兒去與他怎好去西門慶道我這里替你封上分帕禮兒你差應寶早送去就是了一面令王經你封二錢銀子一方手帕寫你應二爹名字與你應二爹因說你把這請帖兒裱了去省的我又教人送只把吳大舅的差來安兒送去了須臾王經封了帕禮遞與伯爵伯爵打恭說道又多謝哥我後日早來會你咱一同起身說畢作辭去了午

間吳月娘等打扮停當一頂大轎三頂小轎後面又帶着來爵媳婦兒惠元叔疊衣服一頂小轎兒四名排軍喝道琴童春鴻棋童來安四個跟隨往雲指揮家來吃酒正是

翠眉雲鬢畫中人  
嬌羞釀出十分春

嫵娜宮腰迥出塵

天上嫦娥元有種

不說月娘衆人吃酒去了且說西門慶分付大門上平安兒隨問甚麼人只說我不在有帖兒接了就是了那平安經過一遭那里再敢離了左右只在門首坐的但有人客來望只回不在家西門慶因害腿疼猛然想起任醫官與他延壽丹用人乳吃於是來到李瓶兒房中叫如意兒擠乳那如意兒郎間打扮着連忙擠乳打發吃了藥西門慶就圍爐坐的叫迎春此非建迎春來此非建迎春來吃迎春打發了就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棋去了要茶要水

四三

自有如意兒打發西門慶見了髮不在屋裡就在炕上斜靠着扯開褲子露出那話來叫他用口吮嘔一面斟酒自飲因呼道章四兒我的見你用心替達達哩我到明日尋出件好粧花段子比甲兒來你正月十二日穿老婆道看爹可憐見嘔弄勾一頓飯時西門慶道我兒我心裡要在你身上燒炷香兒老婆道隨爹揀着燒西門慶令他關上房門把裙褲脫了你卧在炕上西門慶袖內還有燒林氏剩下的三個燒酒浸的香馬兒撒去他抹胸兒一個坐在他心口內一個坐在他小肚兒底下一個安在他毯蓋子上用安息香一齊占着那話下边便挿進牝中低着頭看着拽只顧沒稜露腦往來送進不已又取過鏡臺來傍边照看湏臾那香燒到肉根前婦人感眉齧齒忍其疼痛口里顫聲柔語哼成一塊沒口子叫達七爹爹罷了我了好難忍也西門慶便叫道章四兒淫婦你是誰你老婆婦人

如此作  
情語  
見其俗  
耳有伺  
妙處  
出自西  
門慶口  
中固妙

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門慶教與他。你說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上了。那婦人回。道。淫婦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上了。西門慶又問道。我會合不會。婦人道。達。達。會合。愁。兩個淫聲。艷語。無般言語。不說出來。西門慶那話粗大。撐的婦人牝戶滿。往來出入。帶的花。心。紅如鸚鵡。舌黑似蝙蝠。翅翻。可。愛。西門慶。于是把他兩股板抱在懷內。四体交。匝。兩相迎。奏。那話盡沒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目失聲。淫水。流下。西門慶情濃。染極。精。逸。如。湧。泉。正是

不知已透春消息

但覺形骸骨節鏗

西門慶燒了老婆身上三處香。開門尋了一件玄色段子。粧花比甲兒。與他。至。晚。月。娘。衆。人。來。家。對。西。門。慶。說。原。來。雲。二。嫂。也。懷。着。個。大。身。子。俺。兩。今。日。酒。席。上。都。過。了。酒。說。過。到。明。日。兩。家。若。分。攪。了。若。是。一。男。一。女。兩。家。

結親做親家。若都是男子。同堂攻書。若是女兒。拜做姐妹。一處做針。指。來。往。親。戚。要。子。應。二。嫂。做。保。証。西。門。慶。听。的。笑。了。言。休。饒。舌。到。第。二。日。却。是。潘。金。蓮。上。壽。西。門。慶。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分。付。小。廝。每。擡。出。燈。來。收。拾。揩。抹。乾。淨。各。處。張。掛。叫。來。只。買。鮮。菓。叫。小。僮。晚。夕。上。壽。潘。金。蓮。早。辰。打。扮。出。來。花。粧。粉。抹。翠。袖。朱。唇。走。來。大。所。上。看。見。玳。安。與。琴。童。站。在。高。檯。上。掛。燈。因。笑。嘻。嘻。道。我。道。是。誰。在。這。里。原。來。是。你。每。掛。燈。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壽。爹。分。付。叫。俺。每。掛。了。燈。明。日。娘。生。日。好。擺。酒。晚。夕。小。的。每。與。娘。磕。頭。娘。已。定。賞。俺。每。哩。婦。人。道。要。打。便。有。要。賞。可。沒。有。琴。童。道。爺。喫。娘。怎。的。沒。打。不。說。話。行。動。只。把。打。放。在。頭。里。小。的。每。是。娘。的。兒。女。娘。看。顧。看。顧。兒。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囚。別。要。說。嘴。你。好。生。仔。細。掛。那。燈。沒。的。例。兒。捲。兒。的。掣。不。牢。吊。將。下。來。前。日。年。里。為。崔。本。來。說。你。爹。大。白。





金蓮小  
氣不獨  
在色上  
着財即  
財上亦  
十分鄭  
重可見  
四者之  
怨一齊  
到

插了眼兒不待見他正說着只見小玉走來說俺娘請五娘潘姥姥來了  
要轎子錢哩金蓮道我在這里站着他從多咱進去了琴童道姥打夾  
道里進去的一來的轎子該他六分銀子金蓮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來  
怎不帶轎子錢兒走一面走到後邊見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子錢只說  
沒有月娘道你與姥七一錢銀子寫帳就是下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他的  
銀子都有數兒只教我買東西沒教我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看小  
眼外邊抬轎的催着要去王樓見不是事向袖中拿出一錢銀子來打發  
抬轎的去了不一時大娘子二娘子大師父來了月娘擺茶吃了潘姥  
婦到前邊他女兒房內來被金蓮儘力數落了一頓說道你沒轎子錢誰  
教你來恁出醜前劃的教人家小看潘姥姥道姐七你沒與我個錢兒老  
身那討個錢兒來好容易調辦了這分禮兒來婦人道指望問我要錢我

那里討個錢兒與你你看七個窟窿到有八個眼兒守着在這里今後你  
看有轎子錢便來他家來沒轎子錢別要來料他家也沒少你這個窮親  
戚休要做打嘴的猷世包閑王買豆腐人硬骨不硬我又听不上人家那  
寺叟聲額氣前日為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道也怎的驢糞毬  
兒面前光却不知裡面受恓惶幾句說的潘姥七嗚七咽咽哭起來了春  
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顧說起姥七來下一面安撫老人家在里边炕上坐  
的連忙点了盞茶與他吃潘姥七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只見後邊請吃  
飯纔起來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正在上房擺飯忽有玳安  
擎進帖兒來說荆老爹陞了東南統制來拜爹西門慶見帖兒上寫新陞  
東南統制兼督漕運總兵官荆忠頃首拜慌的西門慶連忙穿衣冠帶迎  
接出來只見都總制穿着大红麒麟補服渾金帶進來後面跟着許多僚

掾軍牢一面談至大所上叙禮畢分賓主而坐茶湯上來荆統制說道前日陞官勅書纔到还未上任逕來拜謝老翁西門慶道老總兵榮擢恭喜大才必有大用自然之道吾輩亦有光矣容當拜賀一面請寬尊服少坐一飯郎令左右放卓兒荆統制再三致謝道學生奉告老翁一家尚未拜還有許多薄冗容日再來請教罷便要起身西門慶那里肯放隨令左右上來寬去衣服登時打抹春臺收拾酒菓上來獸炭頻燒爇簾低放金壺斟玉液翠盞貯羊羔纔斟上酒來只見鄭春王相兩個小僮兒來到扒在面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兩個如何這咱纔來問鄭春那一個叫甚名字鄭春道他喚王相是王桂的兄弟西門慶即令拏樂器上來彈唱須臾兩個小僮歌唱了一套霽景融和左右拿上兩盤攢盒點心暖飯兩瓶酒打發馬上人寺荆統制道這等就不是了學生叨擾下人又蒙賜饌何以克當

那令上來磕頭西門慶道二三日房下還要潔誠請尊正老夫人賞燈一叙望乞下降在座者惟老夫人張親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還有兩位舍親再無他人荆統制道若老夫人尊票到賤荆已定趨赴又問起周老總兵怎的不見陞轉荆統制道我聞得周菊軒也只在三月間有京榮之轉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坐不多時荆統制告辭起身西門慶送出大門看着上馬喝道而去晚夕潘金蓮上壽後廳小僮彈唱逝了酒西門慶便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月娘陪着大妗子潘姥姥女兒郁大姐兩個姑子在上房坐的飲酒潘金蓮便陪西門慶在他房內從新又安排上酒來與西門慶梯已迺酒磕頭落後潘姥姥來了金蓮打發他李瓶兒這邊歇臥他便陪着西門慶自在飲酒頑耍做一處却說潘姥姥到那邊屋里如意迎春談他熱坑上坐着先是姥姥看明間內靈前供擺着許多獅仙五老定

原在  
天

護身金

勝卓席旁邊掛着他影因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姐姐好處生天去了進  
來坐在炕上向如意兒迎春道你娘勾了官人這等費心追薦受這般大  
供養勾了他是有福的如意兒道前日娘的百日請姥姥怎的不來門外  
花大姑子和大姑子都在這里來十二個道士念經好不吹大打楊旛  
道場水火煉度晚上纔去了潘姥姥道幫年逼節丟着個孩子在家我來  
家中没人所以就不曾來今日你楊姑娘怎的不見如意兒道姥姥還不  
知道楊姑娘老病死了從年裡俺娘念經就沒來俺娘們都往北邊與他  
上祭去來潘姥姥道可傷他大如我我還不曉的他老人家沒了嘆道今  
日怎的不見他說了一回如意兒道姥姥有鍾緝酒兒你老人家用些兒  
一面叫迎春姐你放小卓兒在炕上篩緝酒與姥姥吃盃不一時取到飲  
酒之間婆子又題起李瓶兒來你娘好人有仁義的姐姐熱心腸兒我但

既見身  
上論定  
有傍人  
過長

與其不  
得  
在得

若者之  
言每多  
奇中  
其兒  
試明之

來這里沒曾把我老娘當外人看承一到就是熱茶熱水與我吃還只恨  
我不吃夜間和我坐着說話兒我臨家去好反包些甚麼兒與我拏了去  
再不會空了我不得瞞你姐姐每說我身上穿的這披襖兒還是你娘與我  
的正經我那冤家半分析針兒也迸不出來與我我老身不打誑語阿彌  
陀佛水米不打牙他若肯與我一個錢兒我滴了眼睛在地你娘與了我  
些甚麼兒他還說我小眼薄皮愛人家的東西想今日爲轎子錢你大包  
家拏着銀子就替老身出幾分便怎的咬定牙兒只說沒有倒教後邊西  
房裡姐姐拏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擡轎的去了歸到屋裡還數落了我一  
頓到明日有轎子錢便教我來沒轎子錢休叫我上門走我這去了不來  
了來到這里沒的受他的氣隨他去有天下人心很不似俺這短壽命姐  
姐你每聽着我說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听人說還不知怎麼收成結

金瓶梅

第十六卷第七十八回

四九

果哩想着你從七歲沒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從小兒交你做針指，往余秀才家上女學去替你怎麼纏手縛腳兒的。你天生就是這等聰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他把娘喝過來，斷過去不看一眼兒。如意兒道：「原來五娘從小兒上學來，嘆道：『恁題起來就會識字，深潘姥姥道：他七歲兒上女學，上了三年字，做也會寫過，甚麼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正說着，只見打的角門子响，如意兒道：「是誰叫門？」使綉春你瞧瞧去。那綉春走來說：「是春梅姐姐來了。」如意兒連忙捏了潘姥姥一把，手就說道：「姥姥悄悄，春梅來了。」潘姥姥道：「老身知道，他與我那冤家一條腿兒，只見春梅進來，見衆人陪着潘姥姥吃酒，說道：『我來瞧瞧姥姥來了。』」如意兒諛他坐這春梅把裙子撿起，一屁股坐在炕上，迎春便挨着他坐。如意坐在右邊炕頭上，潘姥姥坐在當中，因問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春梅道：「剛纔打發他。」

兩個睡下了。我來這邊瞧瞧姥姥，有幾樣菜兒，一壺兒酒，取過來和姥姥坐的。因央及綉春你那邊教秋菊撿了來。我已攢下了，綉春去了。不一時，秋菊用盒兒擗着菜兒，綉春提了一錫壺金華酒來，春梅分付秋菊你往房裏看去。若叫我來，這裏對我說。秋菊去了一面擺酒在炕桌上，都是燒鴨、火腿、海味之類，堆滿春臺。綉春闕上角門，走進在旁邊陪坐。於是篩上酒來，春梅先遞了一鍾與潘姥姥，然後遞如意兒，與迎春、綉春，又將護衣碟兒內每樣揀出，遞與姥姥衆人吃。說道：「姥姥這個都是整菜，你用些兒。那婆子道：『我的姐姐，我老身吃因說道：』就是你娘從來也沒費恁個心兒。晉待我晉待兒，姐姐你倒有惜狐愛老的心。你到明日，晉情一步好一步，敢是俺那冤家沒人心，沒人義，幾遍爲他心齷齪，我也勸他就扛的我失了色。今日早是姐姐你看着我來，你家討冷飯來了。你下老實那等打。」

千古相

我春梅道。姥姥罷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是爭強不伏弱的。性兒比不的六娘銀錢自有他本等手里沒錢。你只說他不與你。別人不知道。我知道。想俺爹雖是有的銀子。放在屋里。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若遇着買花兒東西。明公正義問他要。不恁瞞瞞藏藏的。教人看小了。他怎麼張着嘴兒說人。他本沒錢。姥姥怪他就虧了他了。莫不我護他。也要個公道。如意兒道。錯怪了五娘。自古親兒骨肉。五娘有錢不孝順。姥姥再與誰常言道。要打看娘面。千朵桃花一樹兒。生到明日你老人家黃金入櫃。五娘他沒個財皮貼肉的親戚。就如死了俺娘樣兒。婆子道。我有今年沒明年。知道今日死。明日死。我也不怪他。春梅見婆子吃了兩鍾酒。韶刀上來。便叫迎春二姐。你拿骰盆兒來。咱每擲個骰兒。搶紅要子兒罷。不一時取了四十個骰兒的骰盆來。春梅先與如意兒擲了一回。又與迎

好隱諷

大書  
安得與

春梅都是賭大鍾子。你一盞我一鍾。湏臾竹葉穿心。桃花上臉。把一錫瓶酒吃的罄淨。迎春又拿上半罈麻姑酒來。也都吃了。約莫到二更時分。那潘姥姥老人家熬不的。又早前靠後。仰打起盹來。方纔散了春梅便歸這邊來。推了推角門。開着。進入院內。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壁縫兒內倚着。春梅兒聽他兩個在屋里行房怎的。作聲喚口中。呼叫甚麼。正德在熱鬧不防春梅走到根前。向他腮頰上儘力打了個耳刮子。罵道。賊少死的囚奴。你平白在這裡聽甚麼。打的秋菊睜睜的。說道。我這裡打盹。誰聽甚麼。來你就打我。不想房裡婦人聽見。便問春梅。他和誰說話。春梅道。沒有人。我使你開門。他不動。于是替他掖過了。秋菊揉着眼。關上房門。春梅走到炕上。摘頭睡了。正是

鴿鷓有意留殘景

杜宇無情戀晚暉

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潘金蓮生日，有傳夥計、甘夥計、賁四娘子、崔本媳婦、段大姐、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吳二奶子都在這里。西門慶約會吳大舅、應伯爵、整衣冠、尊瞻視、騎馬鳴道，往何千戶家赴席。那日也有許多官客，四個唱的，一起雜耍，周守備同席飲酒。至晚回家，就在前邊和如意兒歇了。到初十日發帖兒，請衆官娘子吃酒。月娘便向西門慶說，趁着十二日看燈酒，把門外的孟大姨和俺大姐也帶着請來坐坐，省的教他知道惱。請人不請他。西門慶道：「早是你說，分付陳敬濟再寫兩個帖，差琴童兒請去。」這潘金蓮在旁聽着，多心走到屋里，一面攛掇潘姥姥就要起身。月娘道：「姥姥你慌去怎的？再消住一日兒是。」金蓮道：「姐姐，大正月裏他家里丟着孩子，没人看教他去罷。慌的月娘裝了兩個盒子點心茶食，又與了他一錢轎子錢，管待打發去了。」金蓮因對着李嬌兒說，他明日請他有錢的。

大姨兒來看燈吃酒，一個老行貨子，觀眉觀眼的不打發去了。平白教他在屋里做甚麼，待要說是客人沒好衣服穿，待要說是燒火的媽媽子，又不像，倒沒的教我惹氣。因西門慶使玳安兒送了兩個請書兒，往招宣府一個請林太太，一個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又使他院中早叫李桂兒、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不想那日賁四從東京來家梳洗頭臉，打選衣帽齊整，來見西門慶磕頭，迤上夏指揮回書。西門慶問道：「你如何這些時不來？」賁四具言在京感冒，打寒一症，直到正月初二日纔收拾起身回來。夏老爹多上覆老爹，多承看顧。西門慶照舊還把鑰匙教與他，管絨線舖另打開一間教吳二舅開舖子，賣絨絹。到明日松江貨船到都，卸在獅子街房內，回來保發賣。且叫賁四叫花兒匠在家儼造兩架烟火，十二日要放與堂客看。只見應伯爵領了李三

見西門慶先道外日承携之事，坐下吃畢茶，方纔說起李三哥。今有一宗買賣，典你說你做不做？西門慶道甚麼買賣？李三道：今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幾萬兩銀子的古器，咱這東平府坐派着二萬兩批文，在巡按處還未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二百兩銀子，幹這宗批文，做都看有一萬兩銀子，尋小人會了二叔，敬來對老爹說。老爹若做，張二官府拏出五千兩來，老爹拏出五千兩來，兩家合着做這宗買賣，左右沒人，這邊是二叔和小人與黃四哥，他那邊還有兩個夥計，二八分利錢，未知老爹意下何如？西門慶問道：是甚麼古器？李三道：老爹還不知，如今朝廷皇城內新蓋的艮嶽，改爲壽岳，上面起蓋許多亭臺殿閣，又建上清寶籙宮，會真堂，璇神殿，又是安妃娘娘梳粧閣，都用着這珍禽奇獸，周彝商鼎，漢篆秦爐，宣玉石鼓，歷代銅鏡，仙人掌，承露盤，并希世古董，玩器擺設。

土木珍  
玩之費  
如此安  
得不民

好不大興工程，好少錢糧。西門慶聽了，說道：比是我與人家打夥而做，不如我自家做了罷。敢量我拏不出這一二萬銀子來。李三道：得老爹全做，又好了。俺每就瞞着他那邊了。左右這邊二叔和俺每兩個再没人，伯爵道：哥家里還添個人兒不添？西門慶道：到根前再添上賁四替你們走跳，就是了。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那里？李三道：還在巡按上邊，沒發下來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裏吃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就行到府里，我也還教宋松原拏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於是留李三伯爵同吃了飯，約會我如今就寫書，明日差小价去。李三道：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這里了，從前日起身往兗州府盤查去了。西門慶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兗

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緊，替我去來回破五六日罷了。老冬差那位管家寺，我會下有了書，教他往我那裏歇。明日我同他好早起身。西門慶道：別人你宋老冬不認的，他常喜的是春鴻，叫春鴻來爵兩個去罷。于是叫他二人到面前，會了李三，晚夕往他家宿歇。伯爵道：這寺總好，事要早幹。高材疾足者先得之。于是與李三吃畢飯，告辭而去。西門慶隨即教陳經濟寫了書，又封了十兩金子，黃金在書帕內，與春鴻來爵二人分付。路上仔細若討了批文，即便早來。若是行到府里，問你宋老冬討張票，問府裡要來爵道，爹不消分付小的，曾在兗州答應過徐恭議小的，知道于是領了書札，打在身邊，迤往李三家去了。不說十一日來爵春鴻同李三早顧了長行頭口，往兗州府去了。却說十二日，西門慶家中請各堂客飲酒。那日在家不出門，約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當時節四位晚夕來在捲棚內。

林氏食言

賞燈飲酒。王皇親家小廝從早晨就挑了箱子來了，等堂客到，打銅鑼鼓迎接周守倫娘子，有眼疾不得來。差人來回止是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雲指揮娘子，并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孟大姨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戶娘子、王三官母親、林太太，并王三官娘子不見到。西門慶使排軍玳安、琴童兒來回催邀了兩三遍，又使文嫂兒催邀。午間只見林氏一頂大轎一頂小轎，跟了來，見了禮，請西門慶拜見，問怎的。三官娘子不來。林氏道：小兒不在，家中没人拜畢下來，止有何千戶娘子。直到晌午半日纔來，坐着四人大轎，一個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排軍擡着衣箱，又是兩個青衣家人緊扶着轎，扛到二門裏，纔下轎，前邊鼓樂吹打迎接。吳月娘衆姊妹迎至儀門首，西門慶悄在在西廂房，放下簾來偷瞧。見這藍氏年約不上二十歲，生的長挑身材，打扮的如粉粧玉琢，頭上珠翠堆滿，鳳翹雙插。



身穿大紅通袖五彩粧花四獸麒麟袍兒繫着金鑲碧玉帶下襯着花錦藍裙兩邊禁步叮噠麝蘭撲鼻但見

畫出媽  
媚情志  
如見

儀容嬌媚體態輕盈姿性兒百伶百俐身段兒不短不長細彎彎兩道蛾眉直侵入髮滴流上一隻鳳眼來往楚人嬌聲兒似嚙日流鶯嫩腰兒似弄風楊柳端的是綺羅隊裡生來却厭豪華氣象珠翠叢中長大那堪雅淡梳粧開遍海棠花也不問夜來多少飄殘楊柳絮竟不知春意如何輕移蓮步有蕊珠仙子之風流款感湘裙似水月觀音之態度正是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

關此一  
請勿斷  
將軍令  
英惜平  
西門非  
秀才

這西門慶不見則已一見竟飛天外魄喪九霄未曾體交精魄先失少頃月娘等迎接進入後堂相見叙禮已畢請西門慶拜見西門慶得了這一聲連忙整衣冠行禮恍若瓊林玉樹臨凡神女巫巫山降下躬身施禮心推

執蘭時  
忽下莊  
語如火  
沉中一  
孟水雪  
水

目蕩不能禁止拜見畢下來月娘先請在捲棚內擺過茶然後大廳吹打安席上坐各依次序當下林太太上席戲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唱了兩摺下來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上去彈唱燈詞西門慶在捲棚內自有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飲酒不住下來炕廳格子外往里觀觀看官聽說明月不常圓彩雲容易散樂極悲生否極泰來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鬼錄來追死限臨頭到晚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彈唱還未到起更時分西門慶陪人坐的就在席上勦的打起睡來伯爵便行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沒高興怎的只打睡西門慶道我昨日沒會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要打睡只見四個唱的下來伯爵教洪四兒與鄭月兒兩個彈唱吳銀兒與李桂姐通酒正要在

婦與

熱鬧處忽玳安來報王太太與何老爹娘子起身了西門慶就下席來黑影裡走到二門里首偷看他上轎月娘眾人送出來前邊天井看放烟火藍氏已換了大紅遍地金貂鼠皮襖林太太是白綾襖兒貂鼠披風帶着金釧玉珮家人打燈籠簇擁上轎而去這西門慶正是餓眼將穿諗涎空嚙恨不能就要成雙見藍氏去了悄已從夾道進來當時沒巧不成語姻緣會湊可霎作怪來爵兒媳婦見堂客散了正從後邊歸來開房門不想頂頭撞見西門慶沒處藏躲原來西門慶見媳婦子生的喬樣安心已久雖然不及來旺妻宋氏風流也頗充得過第二千是乘着酒興兒雙開抱進他房中親嘴這老婆當初在王皇親家因是養主子被家人不忿撥開打發出來今日又撞着這個道路如何不從下一面就通舌頭在西門慶口中兩個解衣褪褲就按在炕沿子上撿起腿來被西門慶就聳了個不

積祖是  
孝順媳  
婦兒

亦樂平正是未曾得遇鶯娘而且把紅娘去解餽有詩為証

燈月交光浸玉壺

分得清光照綠珠

莫道使君終有婦

教人桑下覓羅敷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會慾喪命

吳月娘喪偶生兒

人生南北如岐路世事悠悠等風絮造化弄人無定據翻來覆去倒橫直豎眼見都如許到如今空嗟前事功名富貴何須慕坎止流行隨所寓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傷心處

話說西門慶姦耍了來爵老婆復走到捲棚內陪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飲酒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妗子段大姐坐了好一回上罷元宵圓子方纔起身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婦都家去了陳敬濟打發王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食管待出門

畫像

只四個唱的，併小優兒，還在捲棚內彈唱酒。伯爵向西門慶說道：「明日花大哥生日，哥你送了禮去，不曾？」西門慶說道：「我早晨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哥頭裏使來，定兒送請帖兒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去？」我好來會你。」西門慶道：「到明日看，再不你先去罷。」少頃，四個唱的後邊去了。李銘等上來彈唱。那西門慶不住只在椅子上打睡。吳大舅道：「姐夫連日辛苦了，罷罷。」咱每告辭罷。於是起身。那西門慶又不肯只顧攔着，留坐。到二更時分，纔散。西門慶先打發四個唱的轎子去了。拏大鍾賞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鍾酒，與了六錢。唱錢臨出門，叫回李銘分付：「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荆爺何老爹衆位，你早替我叫下四個唱的，休要誤了。」李銘跪下稟問：「爹叫那四個？」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玉芝兒、前日何老爹那裏唱的一個馮金寶兒，并呂賽兒。」好又叫了來。李銘應諾，小的知道了，磕了頭去。

息塵作  
庚子而金  
連下手  
此處大  
驗

了。西門慶歸後，邊月娘房裏來，只娘告訴今日林太太與荆大人娘子好，不喜歡坐。到那咱晚，逸去了酒席上，再三謝我說蒙老爹扶持，但得好處，不敢有忘。在出月往淮上催儂糧運去也。又說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又引到那边花園山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賞了許多東西。說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一夢。天明告訴西門慶，說道：「敢是我日裏看着他王太太穿着大紅絨袍兒，我黑夜就夢見你，李大姐箱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上，被潘六姐匹手奪了去，披在他身上，教我，就惱了。說道：他的皮襖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你又來奪他，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噁嗚，和他罵嚷，七着就醒了。不想是南柯一夢。」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尋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頭想，到次日起來，頭沉懶待往衙門中。

去梳頭淨面穿上衣裳走來前邊書房中坐的只見王簫問如意兒擠了半甌子妳逕到書房與西門慶吃藥西門慶正倚靠床上叫王經替他打腿王經見玉簫來就出去了玉簫打發他吃了藥西門慶就使他拿了一對金簪頭簪兒四個烏銀戒指兒送到來爵媳婦子屋裏去那王簫明見主子使他幹此營生又似來旺媳婦子那一本帳連忙錯頭覓縫袖的去送了送到了物事還走來回西門慶話說道求了改日與爹磕頭就掣回空甌子兒到上房去了月娘叫小玉熬下粥約莫等到飯時前後還不見道來原來王經稍帶了他姐姐王六兒一包兒物事迺與西門慶瞧就請西門慶往他家去西門慶打開總包兒却是老嫗剪下的一柳黑珠珠光油油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了一個同心結托兒用兩根錦帶兒拴着做的十分細巧又一件是兩個口的鴛鴦紫遍地金順袋兒裡邊盛着瓜瓞兒

羅明知其為送死之具使我當之亦不存不愛

七四

畢竟正經夫妻好

西門慶觀說良久滿心欢喜遂把順袋放在書厨內錦托兒褪於袖中正。在凝思之際忽見吳月娘行地走來掀開簾子見他備在床上王經扒着替他打腿便說道你怎的只顧在前頭就不進去了屋裏摆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裏怎的只是恁沒精神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只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春氣起了你吃了藥也等慢些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粥因說道大節下你也打起精神兒來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請你往那裡走走去再不叫將應二哥來同你坐也西門慶道他也不在與花大舅做生日去了你整治下酒菜兒等我往燈市舖子內和他二舅坐坐罷月娘道你騎馬去我教了鬟整理這西門慶一面分付玳安備馬王經眼隨穿上衣裳逕到獅子街燈市裡來但見燈市中車馬轟雷燈毬燦綠遊人如蟻十分熱鬧

太平時序好風催

羅綺爭馳鬪錦廻

熬山高聳青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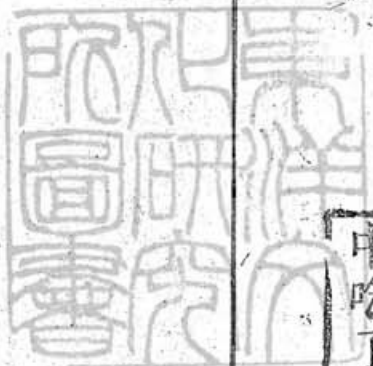
何處遊人不看來

西門慶看了回燈到房子門首下馬進入裏面坐下慌的吳二舅賁四都來聲喏門首買賣甚是興盛來昭妻一丈青又早書房內籠下火拿茶吃了不一時吳月娘使琴童兒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暖飯菜蔬舖內有南邊帶來豆酒打開一罈摆在樓上請吳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樓窗外就看見燈市來往人烟不斷吃至飯後時分西門慶使王經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整治下春臺果盒酒肴等候西門慶分付來昭將這一桌酒菜晚夕留着與二舅賁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拿回家去了又教琴童提送一罈酒過王六兒這邊來西門慶于是騎馬逕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迭承你厚禮

怎的兩次請你不去王六兒說等。又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來不知怎的這兩日只是心裏不好茶飯兒。待吃做事沒入脚處西門慶道敢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里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靠後了只怕另有個心上人兒了西門慶笑道那里有這個理倒因家中郎間擺酒忙了兩日婦人道說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兩席郎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幾位堂客西門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看燈酒兒只請要緊的就請俺每請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十六還有一席酒請你每聚夥計娘子走走是必到跟前又推故不去了婦人道娘若賞個帖兒來怎敢不去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教他好不抱恁說俺每他那日原要不去來倒是俺每攙掇了他去落後罵了來

此等入  
又推與  
撐持門

好不在這裏哭俺每倒沒意思刺上的落後又教爹娘費心送了盒子并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纔罷了原來小大姐這等躁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不知這小油嘴，他好不兜達的性兒，着緊把我也擦刮的眼直的，也沒見他叫你唱，你就唱個兒與他聽罷了，誰教你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嚶耶嚶，他對我說，他幾時說他來說，小大姐走來指着臉子就罵起來，在我這裏好不三行鼻涕，兩行眼淚的哭，我留他住了一夜，纔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了頭拿茶吃了，老馮婆子又走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從你娘沒了，就不往我那裏走走去。」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裏着落？」常時來我這裏和我做伴兒，不一時請西門慶房中坐的，明午了午飯，不曾。西門慶道：「我早辰家中吃了些粥，剛纔陪了二舅，又吃了兩個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桌。





2971(9)

U. 4, 9
8
4. 3

双紅堂
小説
48(9)



科2971

(9)

金瓶梅

金瓶梅

兒安排上酒來，婦人令王筵打開豆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問道：我稍來的那物件兒，爹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頂中一溜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情，飲至半酣，見房內無人，西門慶袖中取出來，套在龜身下，兩根錦帶兒扎在腰間，用酒服下。胡僧藥去，那婦人用手搏弄，上得那話登時，奢稜露腦，橫筋皆見，色若紫肝。比銀托子和白綾帶子，又不同。西門慶接婦人坐在杯內，那話插進牝中，在上面兩個一遞一口飲酒，啞舌頭，頑笑吃至掌燈。馮媽媽又做了些韭菜猪肉餅兒，拿上來，婦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兩個，了鬟收下去。兩個就在裡間暖炕上，擦開錦幔，解衣就寢。婦人知道西門慶好點着燈行房，把燈臺移在裡間炕邊桌上，一面將紙門閉上，濕牝乾淨，脫了褲兒，鑽在被窩裏，與西門慶做一處相接相抱，睡了一回。原來西門慶心中只想着何千

一與殘  
 帶色見  
 深心慧  
 巧笑而  
 又存  
 髮相易  
 有愈出  
 愈奇愛  
 慧之場  
 何所不  
 至  
 肆犯貪  
 痴便是  
 殺身之  
 池

金瓶梅

第七十九回

戶娘子蓋氏慾情如火。那話十分堅硬。先令婦人馬伏在下。那話放入後庭。花極力擁。逼了約二三百度。擁逼的屁股連声响。婦人用手在下。揉着。心子口中叫達。七如流水。西門慶還不美意。又起來披上白綾小襖。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仰臥。尋出兩條脚帶。把婦人兩隻脚拴在兩邊。護炕柱兒上。賣了個金龍採爪。將那話放入牝中。少時沒稜露腦。淺抽深送。恐婦人害冷。亦取紅綾短襦。蓋在他身上。這西門慶乘其酒興。把燈光挪近跟前。垂首翫其出入之勢。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又數百回。婦人口中百般柔聲。顫語。都叫將出來。西門慶又取紅粉膏子。塗在龜頭上。攬進去。婦人暗中麻。不能當。急令深入。兩相運。就這西門慶故作逗遛。戲將龜頭。濡提其牝口。又挑弄其花心。不肯深入。急的婦人淫津流出。如蝸之迹。涎燈影裏。見他兩隻白生生腿兒。跪在兩邊。吊的高高的一。往一來一。

是作家用度

六鬼之言不知果真心否。然亦以其所不愛易其所愛。是人情之常。

衛一撞。其與不可遏。因口呼道。淫婦。你想。我不想。婦人道。我怎麼不想。達。達。只要你松。栢兒冬夏長。青便好。休要日遠。日疎。頑耍。厭了。把奴來不理。奴就想死罷了。敢誰說有。誰知道。就是俺那王八來家。我也不和他說。想他。怎在外邊做買賣。有錢。他不會養老婆的。他肯掛念我。西門慶道。我的兒。你若一心在我身上。等他來家。我爽快替他另娶一箇。你只長遠等着。我便了。婦人道。好達。七等他來家。好互替他娶了一個。罷。或把我放在外頭。或是招我到家去隨你。心裏淫婦。爽快。把不直錢的身子。拚與達。七罷。無有個不依的。西門慶道。我知道。兩個說話之間。又幹勾。兩頓飯時。方纔精洩。解卸。下婦人脚帶來。揆在被窩內。並頭交股。醉眼朦朧。一盞直睡到三更時分。方起。西門慶起來。穿衣淨手。婦人開了房門。叫了髮進來。再添羹饌。復飲香醪。滿斟暖酒。又陪西門慶吃了十數盃。不覺醉上來。總點茶。

漱口向袖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問其夥計舖子裏取一套衣服你  
 索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方送出門王經打着燈籠玳安琴童  
 籠着馬那時也有三更天氣陰雲密布月色朦朧街市上人烟寂七間巷  
 內犬吠盈盈打馬剛走到西首那石橋兒跟前忽然一陣旋風只見個黑  
 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撲那馬見了只一驚跳西門慶在馬  
 上打了個冷戰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鬃玳安琴童兩箇用力  
 拉着嚼環收煞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  
 燈籠後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迳往前邊潘金蓮房  
 中來此這一來正是

子虛來矣

何異馳  
雖名聲

失脫人家逢五道

宵冷鐵鬼撞鍾馗

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睡淨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聽見來了連忙

一磔碌扒起來向前替他接衣服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西門  
 慶一隻手搭伏着他肩膀上搂在懷裏口中喃喃吶吶說道小淫婦兒你  
 達比今日醉了收拾舖我睡也那婦人扶他上炕打發他歇下那西門慶  
 丟倒頭在枕上鼾睡如雷再搖也搖他不醒然後婦人脫了衣裳鑽在被  
 窩內慢比用手腰裏摸他那話猶如綿軟再沒些硬朗氣兒更不知在誰  
 家來翻來覆去怎禁那慾火燒身淫心蕩漾不住用手只顧捏弄蹲下身  
 子被窩內替他百計品咂只是不起急的婦人要不起因問西門慶和尚  
 藥在那裏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門慶酩酊子裏罵道怪小淫婦只顧  
 問怎的你又教達比擺佈你你達今日懶待動彈藥在我袖中金穿心盒  
 兒內你拿來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便去袖內摸  
 出穿心盒來打開裏面只剩下三四丸藥兒這婦人取過一壺來斟了一

此藥較  
武太藥  
所差几  
何此吃  
法與武  
大吃法  
所差几

何因果鍾酒自己吃了一丸。還剩下三丸。恐怕力不效。千不合萬不合。拏燒酒都

茶時藥力發作起來。婦人將白綾帶子拴在根上。那話躍然而起。婦人見

他只顧睡。於是騎在他身上。又取膏子。葉安放馬眼內。頂入牝中。只顧揉

擦。那話直抵苞花窩裏。覺翕然。渾身酥麻。暢美不可言。又兩手據按舉

股一起一坐。那話沒稜露腦。一二百回。初時澁滯。次後淫水浸出。稍沾滑

落。西門慶繇着他撥弄。只是不理。婦人情不能當。以舌親於西門慶口中。

兩手接着他。脖項極力揉擦。左右偎擦。塵柄盡沒至根。止剩二卵在外。用

手換之美不可言。淫水隨拭隨出。比時三鼓。凡五換帕。婦人一連丟了兩

次。西門慶只是不洩。龜頭越發脹的。猶如炭火一般。害纏脹的慌。令婦人

把根下帶子去了。還發脹不已。令婦人用口吮之。這婦人扒伏在他身上。

用朱唇吞裏其龜頭。只顧往來不已。又勒勾約一頓飯時。那管中之精。猛

然一股。冒將出來。猶水銀之瀉筒中。相似。忙用口接。應不及。只顧流將出

來。初時。還是精液。往後。盡是血水。出來。再無箇收。故西門慶已昏迷去。四

肢不収。婦人也慌了。急取紅棗。與他吃下去。精盡繼之以血。血盡出其冷

氣而已。良久。方止。婦人慌做一團。便樓着西門慶。問道。我的哥哥。你心裏

覺怎麼的。西門慶甦醒了一回。方言。我頭日森然。莫知所以。金蓮問你

今日怎的流出恁許多來。更不說他用的藥多了。看官所說。一已精神有

限。天下色慾無窮。又曰。嗜慾深者。其生机淺。西門慶只知貪淫樂色。更不

知油枯燈滅。髓竭人亡。正是起頭所說。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以起詩  
你結作  
將大意  
所在

看此光  
長髮帶  
發物然  
何其  
此豈是  
捧喝頂  
省酒省

所謂云  
要羊卵  
子不顧  
羊性命  
殆以此  
真

一宿脫景題過。到次日清早辰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昏暈。望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曾跌着磕傷了頭臉。在椅上坐了半日。方纔回過來。慌的金蓮連忙問道。只怕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麼兒。着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邊取粥來與你爹吃。那秋菊走到後邊。厨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了。爹如此這般。今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被月娘聽見。叫了秋菊問其端的。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暈跌倒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聽便了。听了。竟飛天外。鬼散九霄。一面分付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見西門慶坐在椅子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怎的。剛纔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時我和春梅在跟前扶住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交和你善哩。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晚了。酒多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那咱晚纔來。

畢竟  
經去妻

月娘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舖子裏吃酒來。不一時。雪娥熬了粥。教春梅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拿起粥來。只吃了半碗。兒懶待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裏覺怎的。西門慶道。我不怎麼。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待動。且月娘道。你今日不往衙門中去罷。西門慶道。我不去了。消一回。我往前邊看着姐夫寫帖兒。十五日請周菊軒荆南崗何大人衆官客吃酒。月娘道。你今日還沒吃藥。取你來把那藥再吃上一服。是你連日着辛苦勞碌。了一面。教春梅問如意兒擠了奶來。用盞兒盛着。教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春梅扶着。剛走到花園角門首。覺眼便黑了。身子晃上。蕩上。做不的主兒。只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兩日。兒請人也罷了。那裏在乎這一時。且在屋裏將息兩日。兒不出去罷。因說你心裏要吃甚麼。我往後邊做來與你吃。西門慶道。我心裏不想吃。月娘到後邊從

又是一個金蓮

新又審問金蓮。他昨日來家醉不醉，再沒曾吃酒。與你行甚麼事，金蓮听了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個沒有。姐，你没的說他。那咱晚來了，醉的行禮兒也沒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教我拏茶當酒與他吃。只說沒了酒。好好打發他睡了。自從姐，那等說了誰和他有甚事來。倒沒的羞人子。刺上的倒只怕別處外邊有了事來。俺每不知道。若說家裏可是沒絲毫事兒。月娘和玉樓都坐在一處。一面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到跟前審問他。你爹昨日在那里吃酒來。你寔說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在你這兩箇囚根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只說獅子街和二舅黃四吃酒。再沒往那里去。落後叫將吳二舅來問他。二舅道：姐未只陪俺每吃了沒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處去了。這吳月娘听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童儘力數罵了一遍。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纔說出昨日在韓道國老

婆家吃酒來。那潘金蓮得不得一聲就來了。說道：姐，剛纔就埋怨起俺每來。正是冤殺旁人笑殺賊。俺每人人有面樹，有皮姐，那等說來莫不俺每成日把這件事放在頭裏。又道：姐，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千戶家吃酒。他爹也是那咱時分纔來。不知在誰家來。誰家一個拜年拜到那咱晚。玳安又恐怕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併說一遍。月娘方纔信了。說道：嗔道教我拿帖兒請他。我還說人生面不熟，他不肯來。怎知和他有連手。我說恁大年紀，描眉畫鬚，搽的那臉，倒像膩抹兒抹的。一般乾淨。是個老浪貨。玉樓道：姐，沒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大兒娘母還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個漢子也休要出這個醜。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麼廉耻。月娘道：我只說他決不來。想誰他浪擗着來了。金蓮道：這個

問有良心

姐也。總顯出個皂白來了。像韓道國家這個淫婦姐也。還嗔我罵他乾淨。一家子都養漢。是個明王八。把個王八花子也。裁派將來。早晚好做勾使。鬼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还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來。那金蓮不聽便罷。听了把臉掣耳朵。脖子都紅了。便罵道。汗邪了那賊老淫婦。我平日在他家做甚麼。还是我姨娘在他家。紫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娘。俺每小時在俺姨娘家住。常過去和他家伴姑兒耍。尔若說我在他家來。我認的他是誰。也是個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道。你看那嘴頭子。人和你說話。你罵他。那金蓮一声兒就不言語了。月娘主張叫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是到儀門首。只見平安兒逕直往花園中走。被月娘叫住問道。你做甚麼。平安兒道。李銘叫了四個唱的。十五日擺酒。因來回話。問擺的成擺不成。我說未發帖兒哩。他不信。教我進來。真

爹月娘罵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麼酒。問甚麼還。不回那王八去哩。還來票爹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外。金命水命去了。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箇水角兒。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的。教我回倒他。改日子了。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西門慶只望一兩日好些出來。誰知過了一夜。到次日。內邊虛陽腫脹。不便處發出紅瘰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管中。猶如刀子犁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外邊排軍伴當。備下馬。伺候還等西門慶。往衙門裏大發放。不想又添出這樣症候來。月娘道。你依我拏帖兒。回了何大人。在家調理。兩日兒不去罷。你身子恁虛弱。趁早使小厮請了任醫官。教瞧瞧你。吃他兩帖藥過來。休要只顧耽着不是事。你有大的身量。兩日通沒大好吃甚麼兒。如何禁的。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不妨事。過兩日好了。我還出去。

雖故差人拿帖兒送假牌往衙門裏去。在床上睡着。只是急躁沒好氣。應伯爵打聽得知。走來看他。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聲喏道。前日打攪哥不知哥心中不好。嘆道。花大舅那里不去。西門慶道。我心中若好時。也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且伯爵道。哥你如今心內怎樣的。西門慶道。不怎的。只是有些頭暈起來。身子軟。走不的。伯爵道。我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來。不會。西門慶道。房下說請任后溪來看我。我說又沒甚大病。怎好請他的。伯爵道。哥你這個就差了。還請他來看看怎的說。吃兩貼藥。散開這火就好了。春氣起。人都是這等痰火。舉發舉發。昨日李銘撞見我。說你使他叫唱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了日子。把我說了一跳。我今日纔來看哥。西門慶道。我今日連衙門中拜牌也沒去。送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去不的。大調理兩日。見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拜

任醫的  
真明理  
不比世  
間一味  
精談下  
百樂便死

來看哥。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揚長出去了。西門慶于是使琴童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脈。說道。老先生此貴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既濟。此乃是脫陽之症。須是補其陰虛。方纔好得。說畢作辭起身去了。一面封了五錢銀子。討將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暈。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下邊腎囊越發種痛。溺尿甚難。到後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轎子來看。每人兩個盒子。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怎的心裏不自在。西門慶道。你姐兒兩個。自恁來看看便了。如何又費心買禮兒。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些。桂姐道。還是爹這節間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了。坐了一回。走到李瓶兒那邊屋裏。與月娘眾人見節。請到後邊擺茶畢。又走來。到前邊陪西門慶坐的。說話兒。只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時節來望



西門慶教玉簫搗扶他起來坐的，留他三人在房內放桌兒吃酒，謝希大道：「哥用了些粥，不曾玉簫把頭扭着不答應。」西門慶道：「我還沒吃粥，嚙不下去。」希大道：「拏粥等俺，每陪哥吃些粥兒，還好。」不一時，拿將粥來，西門慶拿起粥來，只扒了半盞兒，就吃不下了。月娘和李桂姐、吳銀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伯爵因令來安兒請過來唱一套兒，與你爹聽。吳月娘恐怕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說吃酒哩，不教過來。衆人吃了一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每坐，只怕勞碌着你，俺每去了，你自在側側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掛心，三人於是作辭去了。」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分付：「你對你大娘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早尋人看他。」太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何不使人請他看看？休要耽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進房來，對西門慶說，方纔應二哥對小廝

痰火二字從何說起自不詳疾

此路徑知其疾而庸醫偏執以爲無救者，可恨痛恨。

此子不善讀書，可嘆。

說大街上胡太醫看的痰火好，你何不請他來看看你？」西門慶道：「胡太醫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能濟，只怕你有緣，吃了他的藥兒好了。」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不一時，使棋童兒請了胡太醫來，適有吳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脈，對吳大舅陳敬濟說：「老爹是個下部蘊毒，若久而不治，卒成溺血之疾，迺是忍便行房，又封了五星藥金，討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溺不出來。」月娘慌了，打發桂姐、吳銀兒去了，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來看，又說是「癰閉便毒」一團膀胱邪火，趕到這下邊來，四肢經絡中又有濕痰流聚，以致心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塵柄如鐵，晝夜不倒。潘金蓮晚夕不啻好友，還騎在他身上，倒澆蠟燭，撥弄死而復甦者數次。到次日，何千戶要來望，先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

要來看你，我扶你往後邊去罷。這邊隔二驢三不是個待人的。那西門慶點頭兒，於是月娘替他穿上煖衣和金蓮肩搭搗扶着，方離了金蓮房，往後邊上房鋪下被褥高枕安頓。他在明間炕上坐的，房中收拾乾淨，焚下香，不一時何千戶來到陳敬濟請他到後邊臥房，看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因問貴恙覺好些。」西門慶告訴上邊火倒退下了，只是下邊腫毒當不的。何千戶道：「此係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在東昌府探親，昨日新到舍下，乃是山西汾州人，姓劉，號橋齋，年半百，極看的好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看。」長官貴恙，西門慶道：「多承長官費心，我這裏就差人請去。」何千戶吃畢茶，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中事，我每日委答應的，進事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是有勞長官了。」作辭出門。西門慶這裏隨即差玳安拿帖兒同何家人請了這劉橋齋來看。

了，煎井不便處，連忙上了藥，又封一貼煎藥來。西門慶答賀了一疋杭州絹，一兩銀子，吃了他頭一盞藥，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鴿子雛兒，一盒菓餅頂皮酥，坐轎子來看進門，與西門慶磕頭，說道：「不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好人兒不對我，說聲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遲，又起動你費心，又買禮來。」愛月兒笑道：「甚麼大禮，惶恐，因說爹清減的，恁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晨只吃了些粥湯兒，剛纔太醫看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分付姐把鴿子雛兒，頓爛一個兒來，等我勸爹進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恁借大身量，一家子金山也似靠着，你却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口內攔着吃不下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說，把這飲饌兒就懶待吃，頭也強吃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爲命終須用的，有柱檝些兒，不然越發。」

淘淥的身子空虛了，不一時頰爛了，鴿子雛兒小玉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茄粳粟米粥兒，這鄭月兒跳上炕去，盞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邊，一口口喂他，強打着精神，只吃了上半盞兒，揀兩筋兒鴿子雛兒在口內，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藥，二來還虧我勸爹却怎的，也進了些飲饌兒。」玉簫道：「爹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姐來勸着吃的多些。月娘一面擺茶與愛月兒臨晚，管待酒饌，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他家去。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你耐煩，將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比及到晚夕，西門慶又吃了劉橘齋第二貼藥，遍身疼痛，叫了一夜，到五更時分，那不便處，腎囊脹破了，流了一灘鮮血，龜頭上又生出痔瘡來，流黃水不止。西門慶不覺昏迷過去，月娘衆人慌了，都守着看視，見吃藥不効，一面請了劉婆子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人燈跳神，一面又使小廝往周

世有嬰好而反害之者不獨何千戶之荐也

七五

身傳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里，請他來看，因他原相西門慶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灾，骨瘦形衰之病，貢四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見在門外土地庙前，出着個卦肆兒，又行醫，又賣卦，人請他人，請他不爭利物，就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瘦病体，懨懨上勒着手，怕在於卧榻，先診了脉息，說道：「官人乃是酒色過度，腎水竭虛，太極邪火聚于慾海，病在膏肓，難以治療。吾有詩八句說與你听，只因他

醉飽行房恋女娥 精神血脉暗消磨 遺精溺血與白濁

燈尽油乾腎水枯 當時祇恨歡娛火 今日翻為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 總是盧醫怎奈何

月娘見他說治不的了，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指指

尋紋打等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時今年  
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算命見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戊土來克  
壬水正月又是戊寅月三戌冲辰怎麼當的雖發財發福難保壽源有四  
句斷語不好說道

命犯災星必主低

身輕煞重有災危

時日若逢真太歲

就是神仙也皺眉

月娘道命又不好請問先生還有解麼神仙道白虎當頭喪門坐命神仙  
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月娘只得拿了一疋布謝了神  
仙打發出門月娘見求神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內焚  
香對天發願許下兒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七進香掛袍三年孟  
玉樓又許下逢七拜斗獨金蓮與李嬌兒不許愿心西門慶自竟身体沉

獨豈此  
等可瘳  
恭亦自  
歎其心  
耳

重要便昏過去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在他跟前站立問他討債又不

至死不悟而恍惚作此志真正大業

肯告人說只教人厮守着他在眼前一手拉着潘金蓮心中捨  
他不的滿眼落淚說道我的冤家我死後你姐妹們好七守着的灵休要  
失散了那金蓮亦悲不自勝說道我的哥哥只怕人不肯容我西門慶道  
等他來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他二人哭的眼紅紅的便道  
我的哥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也是我和你做夫妻一場西門慶听  
了不查哽咽哭不出聲來說道我查自家好生不濟有兩句遺言和你說  
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七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  
人家笑語指着金蓮說六兒從前的事你就待他罷說畢那月娘不查桃  
花臉上滾下珍珠來放聲大哭悲慟不止西門慶囑付了吳月娘又把陳  
敬濟叫到跟前說道姐夫我眷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

世人有  
認是一

人為可  
以托孤

齊命及  
至屍骨

未冷而  
患害反

密之而  
作比比  
皆亦可  
勝嘆哉

般我若有些三山高水低你發送了。我入土好。友一家一計幫扶着你娘兒。每過日子休要教人笑話。又分付我死後。段子舖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我與他教傅夥計把貨賣一宗。交一宗。休要開了。賁四絨線舖本銀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絨舖是五千兩。都賣盡了。貨物收了。來家。又李三討了批來。也不消做了。教你應二叔拿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討來。發送我。你只和傅夥計守着家門。這兩個舖子。罷邱子舖。占用銀二萬兩。生唐死并  
二此人  
根帶尚  
好故月  
世有未藥舖五千兩。韓夥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交進來。你娘兒每盤纏前边。刘李官。还少我二百兩。華主簿。少我五十兩。門外徐四舖。內還欠我本利三百四十兩。都有合同。見在上。案使人催去。到日後。對門并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

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說。卑哽哽咽咽的哭了。陳敬濟道。爹囑你兒子。都知道。了。不一時。傅夥計。并夥計。吳二舅。賁四。崔本。都進來看視。問安。西門慶一一都分付了一遍。衆人都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一日。來問安。看者。也有許多。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皆嗟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痴心。只指望。西門慶。还好。誰知。天數。造定。三十三歲。而去。到于正月二十一日。五更時分。相火。燒身。變出。風來。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挨到巳牌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十氣在干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為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飢餓死。錢山何用哉。今人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好友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尚未曾預備慌的吳月娘叫了吳二舅與黃四到跟前照了箱子拿出四錠元寶教他兩個看材板去剛纔打發去了不防忽一陣就害肚裏疼急撲進去床上倒下就昏昏不省人事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裏七手八腳替西門慶戴唐巾裝柳穿衣服忽聽見小玉來說俺娘跌倒在床上慌的玉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就知道決撒下玉樓教李嬌兒守着月娘他就來使小廝快請蔡老娘去李嬌兒又使玉簫前邊教如意兒來比及玉樓回到上房裏面不見了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起月娘昏沉房內無人箱子開着暗暗拿了五錠元寶往他屋裏去了手中拏將一搭紙見了玉樓只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裏尋草紙去來那玉樓也不留心且守着月娘拏馬子伺候見月娘看看疼的緊了不一時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下一個孩兒來這屋

裏裝柳西門慶停當口內絕沒氣息合家大小放聲號哭起來蔡老娘收裏孩兒剪去臍帶剪定心湯與月娘吃了扶月娘燉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那位哥兒賞了我多少還與我多少便了休說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的月娘道比不得當時有當家的老爹在此如今沒了老爹將就收了罷待洗三來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娘道還賞我一套衣服兒罷拜謝去了月娘甦醒過來看見箱子大開着便罵王簫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箱子大開着恁亂烘烘人走就不說鎖鎖兒王簫道我只說娘鎖了箱子就不曾看見于是取鎖來鎖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裏走出對着金蓮說原來大姐上恁樣的死了漢子頭一日就防範起人來了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錠元寶在屋裏去了當下吳二舅黃四往尚推官家買了一付棺材板來教匠人解

錮成禱，舉小廝把西門慶擡出停當，在大廳上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不一時，吳大舅也來了。吳二舅、蔡縣計都在前廳執紼，收燈捲畫，蓋上紙，被設放香燈几席來安兒專一打磬。徐先生看了手，說道：「正辰時斷氣，合家都不犯凶煞。請問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破土，三十出殯，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人各處報喪，交牌印往何千戶家去。家中披孝搭棚，俱不必細說。到三日請僧人念倒頭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女婿陳敬濟斬衰泣杖，靈前還禮。月娘在暗房中出不來。李嬌兒與王樓陪待堂客潘金蓮管理庫房收祭桌，孫雪娥率領家人媳婦在厨下打發各項人茶飯。傅縣計、吳二舅管帳，賁四管孝帳，來與管厨吳大舅與甘縣計陪待人客。蔡老娘來洗了三月娘，與了一套紬絹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起名叫孝哥兒，未免送些喜麵親隣與衆街坊隣舍。

都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子生了一個孳生兒子，就與老子同日同時，一頭斷氣，一頭生兒，世間有這等蹊蹺古怪事。不說衆人理亂這庄事，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吊孝，哭泣哭了一回。吳大舅二舅正在捲棚內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衆人見禮，說道：「可傷做夢，不知哥沒了，要請月娘拜見。」吳大舅便道：「舍妹暗房出不來，如此這是同日添了個娃兒，伯爵愕然道：「有這等事也罷也罷。哥有了個後代，這家當有了主兒了。落後陳敬濟穿着一身重孝，走來與伯爵磕頭。伯爵道：「姐夫姐夫，煩惱你爹沒了，你娘兒每是死水兒了。家中凡事要你仔細，有事不可自家專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我說你年幼事體，還不大十分歷練。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自也有公事不得閑，見有他娘在伯爵道：「好大舅，誰故有嫂子外邊事，怎麼理的，還是老舅主張。自古沒舅不生，沒舅不

據此數  
語足稱  
知已

慢不是  
主何意  
請者且  
細推詳

謂曰此道中不無又術

難得此有道相

長一個親娘舅比不的別人休老人家就是個都根主兒再有誰大因問道有了癸引日期沒有吳大舅道擇二月十六日破土三十日出殯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到祭告入殮將西門慶裝入棺材內用長命丁釘了安放停當題了名旌誥封武畧將軍西門公之樞那日何千戶來吊孝哀前拜畢吳大舅與伯爵陪侍吃茶問了癸引的日期何千戶分付手下該班排軍原答應的一個也不許動都在這裏伺候直過癸引之後方許回衙門當差又委兩名節級管領如有違悞呈來重治又對吳大舅說如有外邊人拖欠銀兩不還者老舅只顧說來李生即行追治吊孝畢到衙門裏一面行文開缺申報東京本衛去了話分兩頭却說來爵春鴻同李三一日到兗州察院投下了書札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書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步便好昨日已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尋思問

讀此便欲髮指牙碎且太此正當情直

又見西門慶書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違阻了的便留下春鴻來爵李三在公廨駐劄隨即差快手拿牌趕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與春鴻書中又與了一兩路費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景走進城就聞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今日三日家中念經做齋哩這李三就心奸計路上說念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按下只說宋老爺沒興來咱每都投到大街張二老爹那裏去罷你二人不去我每人與你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拏出來就是了那來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不肯口裏含糊應諾到家見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道場親朋吊喪者不計其數這李三就分路回家去了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敬濟磕了頭問討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欲說不曾這春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拿出來遞與大舅悉把李三路上與的十兩銀子說的语言如此這般教他隱下休拿出來同



一語足  
墮丈夫  
血矣

他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怎敢忘恩負義。在奔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  
邊。告訴月娘。這個小的兒。就是個知恩的。耐李三這厮短命。見姐夫沒  
了幾日。就這等坏心。因把這件事。就對應伯爵說。李智黃四借契上本利  
还欠六百五十兩銀子。越着剛纔何大人分付。把這件事寫紙狀子。呈到  
衙門裏。教他替俺追追這銀子來。發送姐夫。他同察間。自恁要做分上。這  
些事兒。莫道不依伯爵慌了。說道李三却不該行此事。老舅快休。動意等  
我和他說罷。于是走到李三家。請了黃四來。一處計較。說道你不該先把  
銀子通與小廝。倒做了管手。狐狸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臊。如今恁般要  
拿文書提刑所告你。每哩常言道。官官相護。何況又同察之問。你等怎抵  
闖的。他道依我不如。悄悄送二十兩銀子與吳大舅。只當充州府幹了事  
來了。我听得說這宗錢糧他家已是不做了。把這批文。難得盤出來。咱教

些怨中  
都有滋味

張二官那裏去罷。你每二人再湊得二百兩。少了也拿不出來。再借辦一  
張祭桌。一者祭與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另立一紙欠結。你往後有  
了買賣。慢上還他。就是了。這個一卒兩得。又不失了人情。有個始終黃四  
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幹事忒慌速了些。真個到晚夕。黃四同伯爵心  
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累老舅張主張主。這吳  
大舅已聽見他妹子說。不做錢糧。何況又黑眼見了白晃晃銀子。如何不  
應承。於是收了銀子。到次日。李智黃四備了一張插桌。猪首三牲。二百兩  
銀子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掣出旧文書。從新另立了四  
百兩一紙欠帖。饒了他五十兩。餘者教他做上買賣。陸續交还。把批文交  
付與伯爵手內。同往張二官處。合夥上納錢糧去了。不在話下。正是金逢  
火煉。方知色人與財交。便見心有詩爲証。

賊得

造物於人莫強求  
還有收人在後頭

勸君凡事把心收

你今貪得收人業

第八十回

潘金蓮售色赴東床

李嬌兒盜財歸麗院

倚醉無端尋舊約  
遠處簾櫳半夜燈  
分明窗下聞裁剪

却因惆悵轉難勝  
抱柱立時風細七  
敲遍欄杆喚不應

靜中樓閣深春雨  
走廊行處思騰七

此時猶反開王  
終唯勢  
利惡起  
可見人  
者不知  
出也

話說西門慶死了首七那日却是報恩寺十六衆僧人做水陸這應伯爵約會了謝希大花子孫祝寔念孫天化常時節白賚光七人坐在一處伯爵先開口說大官人沒了今一七光景你我相交一場當時也曾吃過他的也曾<sup>可</sup>過他的也曾使過他的也曾借過他的今日他死了莫非推不<sup>可</sup>知道酒土也<sup>可</sup>賤賤後人眼睛兒他就到五閻王跟前也不饒你我如今這

等計較你我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湊上七錢辦一桌祭禮買一幅軸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擡了去大官人靈前祭奠祭奠少不的還討了他七分銀子一條孝絹來這箇好不好衆人都道哥說的是當下每人湊出銀子來交與伯爵整備祭物停當買了軸子央水秀才做了祭文這水秀才平昔知道應伯爵這起人與西門慶乃小人之朋于是暗含譏刺作就一篇祭文伯爵衆人把祭祀擡到靈前擺下陳敬濟穿孝在旁還禮伯爵爲首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俗那裏曉的其中滋味澆了奠酒只顧把祝文宣念其文畧曰

維重和元年歲戊戌二月戊子朔越初三日庚寅侍教生應伯爵謝希大花子孫祝寔念孫天化常時節白賚光謹以清酌庶饑之儀致祭于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靈曰維靈生前梗直秉性堅剛軟的不怕硬的不

祭文大  
焉可味  
桂其可  
矣改存  
之

除常濟人以點水恒助人以精光囊篋頗厚氣槩軒昂逢樂而舉遇陰  
伏降錦繡隊中居住齊腰庫裏收藏有八角而不用撓捫逢風蟻而騷  
痒難當受恩小子常在勝下隨幫也曾章臺而宿柳也曾謝館而  
猖狂正宜撐頭活腦又戰熬場胡爲罹一疾不起之殃見今你便長伸  
着脚子去了去下小子輩如班鳩跌脚倚靠何方難上他烟花之界難  
靠他八字紅牆再不得同席而偎軟玉再不得並馬而傍温香撒的人  
垂頭落脚閃的人牢温郎當今特奠茲白濁次獻寸觴靈其不昧來格  
來歆尚享

衆人祭畢陳敬濟下來還禮請去捲棚內三湯五割管待出門不題且說  
那日院中李家慶慶聽見西門慶死了舖謀定計備了一張祭桌使了李  
桂卿李桂姐坐轎子來上紙問月娘不出來都是李嬌兒孟玉樓在上

李嬌兒待李家桂卿桂姐悄悄對李嬌兒說俺媽說人已是死了你我院中  
人守不的這樣貞節自古千里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教你手裏有東西  
悄悄教李銘稍了家去防後你還恁傻常言道揚州雖好不是久恋之家  
不拘多少時也少不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听記在心不想那日韓道國  
妻王六兒亦備了張祭桌香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燒紙在灵前撰  
下祭祀只顧站着站了半日白沒個人兒出來陪待原來西門慶死了首  
七時分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用了小廝每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  
那來安兒不知就裡到月娘房裏向月娘說韓大婿來與爹上紙在前邊  
站了一日了大舅使我來對娘說這吳月娘心中還氣忿不過便喝罵道  
恠賊奴才不與我走還來甚麼韓大婿恠大婿賊狗攬的養漢淫婦把人  
家弄的家敗人亡父南子北夫逃妻散的還來上甚麼紙一頓罵的來

安兒摸門不着，來到靈前，吳大舅問道：「對後邊說了不曾來？」安兒把嘴谷都着，不言語問了半日，總說娘稍出四馬兒來了。這吳大舅連忙進去對月娘說：「姐姐你怎麼這等的快休要舒口，自古人惡禮不惡他男子。漢領着咱借多的本錢，你如何這等待人好名兒，難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去，教二姐姐三姐姐好好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麼恁樣的教人說你不是？」那月娘見他哥這等說，諛不言語了良久，孟玉樓出來還了禮，陪他在靈前坐的，只吃一鍾茶。婦人也有些省口，就坐不住，隨即告辭起身去了。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

難免今朝一面羞

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韓道國、老婆、淫婦、長淫婦、短砍一株、損百枝，兩個就有些坐不住。未到日落，就要家去。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夥計每伴宿，你每看了提偶，明日去罷，留了半日，桂

姐銀姐不去了，只打發他姐姐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許多街坊夥計、主管、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沈姨夫、花子孫、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也有二十余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擺設酒席，伴宿提演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勸夫戲。文堂客都在靈旁所內圍着，障屏放下，簾來擺放桌席，朝外觀看。李銘、吳惠在這裏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衆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動鼓樂戲文上來，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原來陳敬濟自從西門慶死後，無一日不和潘金蓮兩個嘲戲，或在靈前溜眼帳子，後調笑，于是趕人散一亂，衆堂客都往後邊去了。小廝每都收家活，這金蓮趕眼錯，捏了敬濟一把，說道：「我兒，你娘今日成就了，你罷。趁大姐在後邊，咱就往你屋裏去罷。」敬濟听了，得不的一聲，先往屋裏開門去了。婦人黑影裏抽身鑽入他房內，更

不答話解開褲子，仰臥在炕上，雙鳧飛肩，教陳敬濟好耍。正是色膽如天，怕甚事，鴛鴦帳雲雨百年情，真個是——

二載相逢一朝配偶，數年姻眷一旦和諧。一個柳腰款擺，一個玉莖忙錄，耳邊訴雨意雲情，枕上說山盟海誓。鶯恣蝶採，姁妮搏弄百十般狂。雨羞雲嬌，媚施逞千萬態。一個不住叫親親，一個撲抱呼達達，得多少柳色乍翻新樣綠，花容不減舊時紅。

霎時雲雨了畢，婦人恐怕人來，連忙出房往後邊去了。到次日，這小夥兒嘗着這個甜頭兒，早辰走到金蓮房來。金蓮還在被窩裏未起來，從窗眼裏張看見婦人被擁紅雲粉腮，印玉說道：「好管庫房的，這咱還不起來。今日喬親家爹來上祭，大娘分付把昨日擺的李三黃四家那祭桌收進來罷。你快些起來，且拿鑰匙出來，與我婦人連忙教春梅拿鑰匙與敬濟敬。」

濟先教春梅樓上開門去了，婦人便從窗眼裏遞出舌頭兩個，啞了一回。正是得多少脂香滿口，涎空嚙甜，唾顛心溢，肺肝有詞爲証。

恨杜鵑聲透珠簾，心似針簽，情似膠粘。我則見笑臉腮窩，愁粉黛瘦損春纖，寶髻亂雲鬆翠鈿，睡顏酖玉減，紅添檀口，曾沾到如今唇上，猶香想起來，口內猶甜。

良久春梅樓上開了門，敬濟往前邊看，撇祭祀去了。不一時，喬大戶家祭來，擺下喬大戶娘子，并喬大戶許多親眷，靈前祭畢，吳大舅、二舅并夥計，陪侍請至捲棚內，管侍李銘、吳惠彈唱。那日，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吊孝。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裙、東腰，後邊與堂客一同坐的。鄭愛月兒看見李桂姐、吳銀姐都在這裏，便喚他兩個，不對他說：「我若知道爹沒了，有個不來的，你每好人兒，就不會我會兒去。」又見月娘生了孩兒，說道：「娘一喜。」

一夏惜平養只是去世太早了些。冠飾老人家存了主兒也不愁。月娘俱  
 打發了。幸得坐至晚才散。到二月初三日。西門慶二十七。玉皇廟吳道官十  
 六。衆道士在家念經做法事。那日衙門中何千戶作約。約會了劉薛二內  
 相。同守舊制。統制張團練。雲指揮等。教員武官。合着上了壇祭。月娘這裏  
 請了喬大户。吳大舅。應伯爵來陪待。李銘與惠兩個小優兒。彈唱捲棚管  
 待去了。俱不必細說。到晚夕念經送亡。月娘分付把李瓶兒靈床連影櫃  
 出去。一把火燒了。將箱籠都搬到上房內。堆放。妳子如意兒并迎春。收在  
 後邊。答應把綉春典了。李嬌兒房內使喚。將李瓶兒那邊房門一把鎖鎖  
 了。可憐正是畫棟雕梁。猶未乾堂前不見痴心客。有詩爲証

襄王臺下水悠悠  
 夜深還到粉牆頭

一種相思兩樣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

那時李銘日日假以孝堂。助忙。音音教李嬌兒偷轉東西與他。搬送到家  
 又來答。雖地。長中村重治。愛生病院

本院の精神病専門にて最も  
 懇切に治療を  
 東京下谷區  
 下根岸町  
 根岸病院  
 入院及往診の臨時申受外  
 來診察の存方  
 明治三十年六月

本院の精神病専門にて最も  
 懇切に治療を  
 東京下谷區  
 下根岸町  
 根岸病院  
 入院及往診の臨時申受外  
 來診察の存方

隨材走逕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敬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  
 點了神主。明阿徐先生。下了盃。衆老着掩土。畢山頭祭桌。可憐通不上。幾  
 家。吳是吳大舅。喬大户。何千戶。沈姨夫。韓姨夫。典衆夥計五六處而已。吳  
 道官還留下十二衆道童。回靈安于上房。明間正寢。明阿酒掃已畢。打發

一、憂惜平爹只是去世太早了些兒你老人家有了主兒也不愁月娘俱打發了孝留坐至晚方散。到二月初三日西門慶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十相周守備荆統制張團練雲指揮等教員武官合着上了壇祭。月娘這裏請了喬大户吳大舅應伯爵來陪待。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彈唱捲棚管待去了。俱不必細說。到晚夕念經送亡。月娘分付把李瓶兒床連影櫃出去。一把火燒了。將箱籠都搬到上房內堆放。娘子如意兒并迎春奴在後邊答應。把綉春典了。李嬌兒房內使喚。將李瓶兒那邊房門一把鎖鎖了。可憐正是畫棟雕梁猶未乾。堂前不見痴心客。有詩爲証：

襄王臺下水悠悠，  
一種相思兩樣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  
夜深還到粉牆頭。

那時李銘日日假以孝堂助忙。暗暗教李嬌兒偷轉東西與他搬送。到家又來答應。常兩三夜不往家去。只瞞過月娘一人眼目。吳二舅又和李嬌兒舊有首尾。誰敢道個不字。初九日念了三七經。月娘出了暗房。四七就沒曾念經。十二日陳敬濟破了土回來。二十日早發引。也有許多冥器紙劄送殯之人。終不似李瓶兒那時稠密。臨棺材出門也請了報恩寺朗僧官起棺坐在轎上。捧的高高的。念了幾句偈文念畢。陳敬濟碎破紙盆。棺材起身。合家大小孝眷放聲號哭。吳月娘坐竟轎。後面衆堂客上轎。都圍隨材走。逕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敬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點了神主。閉門。徐先生下了盃衆。孝眷掩土畢。山頭祭桌。可憐通不上。家裏是吳大舅。喬大户。何千戶。沈姨夫。韓姨夫。與衆夥計五六處而已。吳道官還留下十二衆道童回靈。安于上房。明間正寢。閉門洒掃已畢。打發

衆親戚出門。吳月娘等不免伴夫。守孝一日。爰了墓。回來。荅應班上。排  
軍節級。各都告辭。回衙門去了。西門慶五七月娘請了許姑子。王姑子。大  
師父。十二衆尼僧。在家誦經。禮懺。超度。夫主。生天。吳大妗子。并吳舜臣媳  
婦。都在家中相伴。原來出殯之時。李桂卿同桂姐。在上頭悄悄對李嬌兒  
如此這般。媽說。你模量。你手中沒甚細軟東西。不消只顧在他家。了。你又  
沒兒女。守甚麼。教你一場。噯。亂登。開了。罷。昨日。應二哥來。說。如今。大街坊  
張二官府。要破五百兩金銀。娶你做二房娘子。當家理。你。那裏。便。肯。出  
身。你。在這裏。守。到老。死。也不。怎麼。你。我。院。中。人家。棄。舊。迎。新。爲。本。趨。炎。附  
勢。爲。強。不。可。錯。過了。時光。這。李。嬌兒。聽。記。在心。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因  
風。吹。火。用。力。不。多。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出。殯。那。日。在。墳。上。看。見。李。嬌  
兒。與。吳。二。舅。在。花園。小。房。內。兩個。說。話。來。春。梅。孝。堂。中。又。親。眼。看。見。李。嬌

此是欲  
嫁者不  
傳之秘  
然究竟  
同出一  
揆

已入其  
苟而猶  
不足度  
娶婦經  
無底可  
恨

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與李銘。擡在腰裏。轉了家去。噯的。月娘知道。把  
吳二舅罵了一頓。趕去舖子裏。做買賣。再不許進後邊來。分付門上。平安  
不許李銘來往。這花娘惱羞。變成怒。正尋不着。這個繇頭兒哩。一日。因月  
娘在上房。和大妗子吃茶。請孟玉樓。不請他。就惱了。與月娘。兩箇。大鬧。大  
嚷。拍着。西門。慶。靈。床。子。啼。啼。哭。哭。叫。叫。噯。噯。到。半夜。三更。在。房。中。要。行。上  
吊。了。頭。來。報。與。月。娘。月。娘。慌。了。與。大。妗。子。計。議。請。將。李。家。虔。婆。來。要。打。發  
他。歸。院。虔。婆。生。怕。留。下。他。衣服。頭。面。說。了。幾。句。言語。我。家。人。在。你。這。裏。做  
小。伏。低。頂。缸。受。氣。好。容。易。就。開。交。了。罷。湏。得。幾。十。兩。遮。羞。錢。吳。大。舅。居。着  
官。又。不。敢。張。主。相。講。了。半。日。教。月。娘。把。他。房。中。衣服。首飾。箱籠。床帳。家。活  
盡。與。他。打。發。出。門。只。不。與。他。元。宵。綉。春。兩。個。了。頭。去。李。嬌。兒。生。死。要。這。兩  
個。了。頭。月。娘。生。死。不。與。他。說。道。你。倒。好。買。良。爲。娼。一。句。慌。了。鴛。子。就。不。敢



開言變做笑，吟吟臉兒拜辭了月娘。李嬌兒坐轎子，擡的往家去了。看官聽說院中唱的，以賣俏爲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晨張風流，晚夕李浪子。前門進老子，後門接兒子。棄舊憐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饒君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活時偷食抹嘴，就是死後嚷鬧離門不拘幾時，還吃舊鍋粥去了。正是蛇入筒中曲性在，鳥出籠輕便飛騰。有詩爲証

堪笑烟花不久長

洞房夜夜換新郎

兩隻玉腕千人枕

一點朱唇萬客嘗

造就百般嬌艷態

生成一片假心腸

饒君總有牢籠計

難保臨時思故鄉

月娘打發李嬌兒出門，大哭了一場。衆人都在旁解勸。潘金蓮道：「姐姐罷，你煩惱了常言道：『娶淫婦養海青，食水不到想海東。』這個都是他當初幹

的營生。今日教大姐姐這等惹氣，家中正亂着，忽有平安來報，巡鹽蔡老爹來了。在廳上坐着哩。我說家老爹沒了，他問沒了幾時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到今過了五七。他問有靈沒靈。我回有靈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靈前拜拜。我來對娘說。月娘分付教你姐夫出去見他。不一時，陳敬濟穿上孝衣，出去拜見了蔡御史。良久，後邊收拾停當，請蔡御史進來。西門慶靈前參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來回禮，再不交一言，就讓月娘說。夫人請回房，又向敬濟說道：「我昔時曾在府相擾，今差滿回京去，敬來拜謝，不期作了故人，便問甚麼病症。陳敬濟道：『是痰火之疾。』蔡御史道：『可傷可傷。』即喚家人上來，取出兩疋杭州絹，一雙絨襪，四尾白鯊，四確密。錢說道：『這些微禮，權作奠儀罷。』又擎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日曾貸過老先生些厚惠，今積了些俸資奉償，以全終始之交。分付平安

知無  
而諒  
為之  
千古  
之如  
生于  
西道  
相處  
必

竟讀書  
人與衆  
不同

道大官交進房去敬濟道老爹忒多計較了月娘說請老爹前廳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拏茶來吃了一鍾就是子左右湏臾拿茶上來蔡御史吃了揚長起身上轎去了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那歡喜又是那慘戚想有他在時似這樣官員來到肯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咱晚今日他伸着脚子空有家私眼看着就無人陪待正是

人得交游是風月

天開圖畫即江山

爭氣一  
場此時  
安在可  
悲可涼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聽得知報與張二官知就拏着五兩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十歲屬兔的三十二歲了李嬌兒三十四歲慶婆瞞了六歲只說二十八歲教伯爵瞞着使了三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做了二房娘子祝寔念孫寡嘴依舊領着王三官兒還來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熱不在話下伯爵李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張

吾安得  
抽煎腸  
斷若人  
之舌而  
碎其首

二官出了五千兩做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糧逐日寶鞍大馬在院內搖擺張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上千兩金銀往東京尋了樞密院鄭皇親人情對堂上朱太尉說要討提刑所西門慶這個缺家中收拾買花園蓋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在他那邊趨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中還有第五個娘子潘金蓮排行六姐生的上畫兒般標致詩詞歌賦諸子百家拆牌道字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寫的一筆好字彈的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歲比唱的還喬說的那張二官心中火動巴不的就要了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賣炊餅的武大郎那老婆麼伯爵道就是他占來家中今也有五六年光景不知他嫁人不嫁張二官道累你打聽着待有嫁人的聲口你來對我說等我娶了罷伯爵道我身子裏有個人在他家做家人名來爵兒等我對他說若有出嫁聲口就來報

此輩心腸易知但達者不竟耳

你知道難得你娶過他這個人來家也強似娶個唱的當時西門大官人在時為娶他不知費了許多心大抵物各有主也說不的只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女貌同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叫來爵兒密密打聽但有嫁人的風縫兒憑我甜言美語打動春心你却用幾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閑子弟極是勢利小人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尚熱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詩為証

昔年意氣似金蘭

百計趨承不等閑

自從西門身死後

紛紛謀妾伴人眠

金瓶梅十六卷終

七六

###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七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

湯來保欺主背恩

燕入非傍舍

鷗歸祇故池

斷橋無復板

臥柳自生枝

遂有山陽作

多慚鮑叔知

素交零落盡

自首淚雙垂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自從拿着西門慶四千兩銀子江南置買貨物到于揚州抓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扎想他活命之恩竭力趨奉又討了一個女子名喚楚雲養在家裡要送與西門慶以報其恩韓道國與來保兩箇且不置貨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宿婦只到初冬天氣景物蕭瑟不勝旅思方纔將銀往各處買置布疋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先是韓道國請了箇表子是揚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一日請揚州鹽客王海峯和苗青遊寶應湖遊了一